戲劇研究　第18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16年7月　頁1-56
DOI: 10.6257/JOTS.2016.18001

明代上黨神廟劇場研究*

王潞偉
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博士

前言

戲曲文物文獻的收集整理是戲曲研究的重要基礎工作，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戲曲研究的進展。上黨之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曰：「郡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1]，被太行、王屋、中條等群山環繞，自然環境封閉，與山西其它區域隔絕。[2]由於其獨特的地理與人文環境，使其具有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客觀上使許多久遠的神祇宗教造景得以保留，當地人多言「十室之聚，必有廟」。據不完全統計，宋金以前的木構古建（多爲寺廟）全國一百六十座，上黨地區已知八十座，占全國的半數。明清時期的古建築更是難以計數。與此同時，宋元以來興起的戲曲，在上黨地區呈現爲中原民俗文化的典型，諸宮調、隊舞、隊戲、雜劇，以及明清以後的傳奇、梆子、落子、大戲、小戲，無不在這裡留下了藝術足跡。故上黨地區戲曲文物文獻資料遺存類型豐富，數量可觀（區域內已

* 本文爲本人博士學位論文《上黨神廟劇場研究》第三章〈明代上黨神廟劇場〉的延展，在博士論文基礎上，補充了一些新發現的文物文獻史料，且對明代神廟劇場的一些特點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文爲全國哲學社科規劃辦「文化遺產視域下的古戲臺資料搶救與遺存保護研究」（14BZS079）、「中國戲曲碑刻的收集整理與研究」（13BZS017）、「1980年代以來漢語新詩的戲劇情境研究」（15CZW044）階段性成果。

1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3冊，頁387。

2 明清時期的山西潞安府、澤州、沁州、遼州所在地域，古稱「上黨」，其核心區域主要指北部沁州二縣（沁源、武鄉）、中部潞安府八縣（長治、潞城、壺關、長子、屯留、平順、襄垣、黎城）、南部澤州府五縣（鳳城、高平、沁水、陽城、陵川），與今所謂「晉東南」晉城和長治兩市所轄19個縣區行政區域大致等同。

臺灣博碩學術知識網

探明戲臺一千八百八十七座，涉戲碑刻八百五十八通，舞臺題記一千四百餘條等），時序性較爲完整，層積性演進明顯，如被譽爲中國古典戲曲音樂鼻祖的北宋諸宮調創始人孔三傳、北宋「舞樓」碑刻（目前發現六通，五通在上黨）、中國現存最早戲臺（高平王報村二郎廟金代戲臺）、明清賽社禮節抄本（目前發現二十五卷約十萬字）等極爲罕見的戲曲文物文獻史料，均屬上黨地區，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由於這些文物、文獻史料多與鄉村神廟祭禮有著特殊的關係，借助神威，大量鄉村神廟演劇環境的文物文獻資料以及迎神賽社活動及樂戶傳人、儀式戲劇等「活」的文化藝術形態得以完整保存，非常具有代表性，是瞭解宋代以降華北地區民間鄉村賽社演劇的典範區域。

長期以來，由於資料的缺乏和方法的制約，戲劇學界對明代北方戲曲研究甚少，即使提到，也是或泛泛而談，或一筆帶過，給人的印象是好像從元代後期到有明一代，戲曲重心南移，曾經是中國戲曲之搖籃的山、陝、豫地區眞的衰落不振了。而明傳奇文獻史料則較爲豐富，以致學界的關注點亦多集中於南方地區明傳奇的研究，如王安祈女士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既有專著《明代傳奇之劇場及其藝術》專門探討明傳奇之劇場與藝術，其中祠廟劇場一節僅有少量北方祠廟演劇場所文物、文獻資料的披露。[3]但隨著戲曲文物類田野考察工作的推進，陸續發掘整理出大量的位於鄉村廟宇中的明代劇場實物、戲曲碑刻、祭祀禮節抄本等文物文獻資料，尤以山西上黨地區爲最。這爲研究北方，尤其山西地區的鄉村賽社祭祀演劇活動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材料。糾正了學界認爲明代北方演劇衰弱不振的偏見。

由於明代舞樓位於金元舞樓與清代舞樓之演變傳承的過渡階段，一些明代舞樓建築風格承金元舞樓之特色，稍不留神便會誤認爲是金元舞樓；而另一些明代舞樓因年長日久，歷經後代多次重修，其明代建築特徵亦大爲改觀，故明代舞樓的斷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難。就目前來看，車文明先生在多年實地考察與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比較客觀的結論，認爲全國明代神廟劇場現存大約八十餘座，[4]其中位於山西省境內的有近一半。在此基礎上，筆者通過進一步調查收集，統計出有關上黨地區明代神廟劇場資料共六十七條，其中現存神廟劇場十一處，碑刻記載五十一處，方志記載二十六處。就目前收集掌握的資料來看，上黨地區明代興建

[3] 王安祈：《明代傳奇之劇場及其藝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頁130-143。
[4] 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重修的劇場建築有確鑿證據的涉及六十五座神廟。

本文選取上黨地區明代戲臺史料作爲樣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華大地幅員遼闊，民俗風情迥異，就傳統建築及演劇形態而言，存在差異，如將南北東西各地遺存劇場建築混合比較，其演進軌跡不甚明顯；二是從現存演劇場所來看，唯上黨地區宋、金、元、明、清各期演劇場所均有實物及史料遺存，其演進軌跡有跡可循，對分析北方明代神廟劇場的演進具有典範意義。現分析如下：

一、明代上黨神廟劇場及碑刻文獻遺存

（一）劇場遺存概況

1. 沁水縣城關玉皇廟明宣德七年（1432）舞樓[5]

該廟位於沁水縣城西關，現爲沁水縣文史博物館所在地。坐北面南，一進院。現存廟貌自北向南中軸線上依次爲正殿、獻殿、舞樓、山門，兩側爲廂房、看樓。一九九七年被確立爲晉城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舞樓位於廟院南端，坐南朝北，平面呈方形，原三面觀，現全部砌封，爲書畫室。單簷歇山頂，灰筒瓦覆頂，綠琉璃飾脊。從外觀上看，保留了元代舞樓的建築風格。四角立方形抹角石柱（圖1）。後簷設二石質平柱。兩山牆偏後設二木質輔柱，柱南砌山牆，柱北山面透空。柱上施大小額枋。斗栱四鋪作單下昂，耍頭螞蚱頭，南面平身科五攢，其餘柱頭科、平身科各一攢。設簷檩、簷枋。通面闊三間7.1米，其中明間4米；進



圖1：沁水縣城關玉皇廟舞樓

[5] 公佈情況：田同旭、李來虎：〈新發現的沁水元代戲臺遺址考察〉最先介紹，《中華戲曲》第7輯（1988年12月），頁223-228。楊太康、車文明：〈關於古戲臺考察和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對其進行斷代分析，《中華戲曲》第11輯（1991年12月），頁148-1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6.8米。臺基高1.1米。柱高3米。據廟內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舞樓記〉碑陰刻「大明宣德七年建舞樓西社捐施石柱六根姓名謄記於後」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建舞樓」等文字可知舞樓創建於明宣德七年，重修於乾隆二十八年。[6]

2. 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明正德十年（1515）樂樓[7]

下交村位於陽城縣西南約十公里處，湯王廟位於村北高崗上，坐北面南，兩進院。現存廟貌自北向南分別爲正殿、金舞樓、明舞樓、馬王殿、山門，兩側有側殿、朵殿、配殿、禪房、東西華門、文昌閣、魁星樓、馬房、角樓等建築，一應俱全。二〇〇六年被確立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〇一三年進行了整體修繕。

明代舞樓位於二進院南端（圖2），與前院馬王殿共用一堵後牆，坐南面北，面闊三楹，三面觀，單簷歇山頂，兩側耳房作戲房。屋頂灰脊筒瓦覆布。臺上圓木柱，方蹬礎。柱上施額枋、平板枋。柱頭科斗栱三踩單昂，平身科亦三踩單昂各一攢，出斜栱，昂嘴象鼻形，耍頭刻作龍頭。轉角科鴛鴦交首栱。進深六椽，五架梁對後雙步梁，前後三柱。梁上童柱撐起三架梁，不施五架梁，前後用單步梁支撐。通面闊三間8.4米，其中明間3.47米；進深5.5米，其中前臺4.15米。臺基高1.36米。柱高3.45米。始建年代不可考，據明王玹嘉靖十五年（1536）〈重修樂樓之記〉碑[8]，樂樓在正德五年前即存



圖2：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樂樓

6 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舞樓記〉，碑存正殿前廊東，圭首方趺，碑高156釐米，寬62釐米，側寬17釐米。

7 公佈情況：馮俊傑：〈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祭考論〉，《民俗曲藝》第107、108期（1997年5月），頁3-36。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對其測繪構圖，（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24-125。

8 嘉靖十五年（1536）〈重修樂樓之記〉，存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金舞樓內，笏首，碑高

臺灣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正德十年「重修樂樓一高二低四轉角並出廈三間」。臺兩側耳房各一間，面闊4.82米，進深3.42米。

3. 黎城縣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9）戲臺[9]

該廟位於黎城縣正街與河下街相交的丁字路口，坐北面南，原兩進院，現一進院，爲縣文博館所在地。現存正殿、山門舞樓，兩側角門、配殿、廂房數十間。一九九六年確立爲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3：黎城縣城隍廟舞樓

山門舞樓，位於廟院南端，俗稱「三節樓」，因其樓頂形制爲歇山重簷三滴水，故名三節，屋頂琉璃覆頂（圖3）。獨特之處，在於其臺口朝向於廟外街口。較爲完整地保留了明代建築風格。門樓並無通向街道的路，中間以牆分割，明間爲門，南面敞開爲戲臺；北面次間爲屋，可作戲房，明間爲過道，可作後臺。樓三層。底層南向面臨廣場辟爲戲臺。圓木柱，素平礎。斗栱五踩雙昂，耍頭三幅雲，第一二層柱頭科、平身科各一攢，第三層只有柱頭科。額枋與平板枋斷面呈丁字形。頂部設縱橫楞木，鋪木板。次間大抹角梁。磚牆較厚。樓兩側建山門。通面闊三間12.35米，其中明間4.1米；通進深兩間12.35米。簷柱高4.08米。南向臺基高2.6米。城隍廟始建於明洪武二年（1369），據廟內嘉靖三十一年（1552）〈重修城隍廟門樓記〉碑，門樓重建於嘉靖十八年，康熙《黎城縣誌》卷四亦有載錄。[10]據馮俊傑、車文明先生考述，該廟明代已有兩座舞樓，一爲廟院之中，「享廳前樂樓」，一爲門樓上朝向廟外的舞樓。[11]

202釐米，寬58釐米。

9 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17。

10 嘉靖三十一年（1552）〈重修城隍廟門樓記〉，碑文載於康熙版《黎城縣誌．藝文志》，收於《黎城縣誌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1996年），頁208。

11 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頁90。

臺灣博碩學術期刊資料庫

4. 沁水縣上木亭村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5）舞樓[12]

上木亭村位於沁水縣城東十公里處。城隍廟位於村中，坐北面南，一進院。現存廟貌中軸線自北向南有正殿、明代舞樓、戲臺，兩側有側殿、配殿、廂房、看樓、山門、耳樓等，廟貌較爲完整（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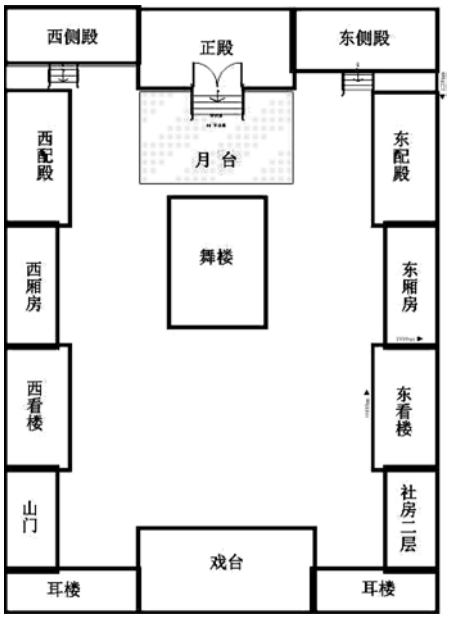


圖4：沁水縣上木亭城隍廟平面圖

繪圖：王潞偉

舞庭位於廟院中間，正殿南7.63米處，原爲亭式結構，三面觀，牆壁是今人改作村委會時加砌。舞庭單簷歇山頂，山花向前（圖5），平面成縱向長方形，寬4.73米，通進深7.15米，其中前部進深4.6米，占通進深約2/3，後部進深2.55米，占通進深1/3，基高0.3米。臺上立六柱，爲粗大的方形抹角沙石柱，柱徑0.42米，柱高2.95米，素平礎，斗栱立面高度約占柱高1/3。舉折平緩，柱側角明顯。屋簷已有塌毀。屋脊火珠、大吻及垂戲脊獸等損毀嚴重，九脊尚存，脊施琉璃，筒瓦覆布，但多已殘破。舞庭簷下，額枋寬厚，不用闌額。柱頭上施以十字相交綽幕枋，承載大額枋。額枋與綽幕枋都伸出柱外，額枋斷面垂直截去，裝有雲紋木板護枋，綽幕枋雕作蟬肚形。撩簷桁下施通枋，不用替



圖5：沁水縣龍港鎮上木亭村城隍廟明代舞樓

[12] 2014年5月1日，筆者同趙璐同學實地考察，此爲首次公佈。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木。枋下南北兩面皆爲補間鋪作二朵，爲重栱四鋪作單下眞昂，琴面昂，耍頭作昂形，栱面不抹斜。四轉角斗栱皆三縫，出45°由昂、斜昂，正、側面耍頭則爲螞蚱頭。舞庭內部頂部裝有草席，內部梁架結構不可觀其全貌，只可見五架梁上立兩童柱，童柱上承三架梁，三架梁上立童柱，下施合踏，上施丁華抹頦栱，與叉手相交共同撐起脊枋、脊桁。該舞庭明清以來雖有多次重修，但從舞庭總體建築形制看，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金元時期建築風格。

廟內還有一座清代風格戲臺，懸山頂三間，三面觀。灰脊板瓦蓋頂。進深六椽，屋頂內部施平闇。方形混角沙石柱，須彌方凳礎。柱上施闌額、大額枋，柱頭科一跳三踩，單翹，耍頭麻葉雲頭。平身科明間一朵，出斜栱，七縫。次間平身科施扇形墊板。耳樓硬山頂東西各三間，進深四椽。下層辟一門二窗，上層辟三方窗。戲臺通面闊9.0米，其中明間3.86米，通進深6.51米，其中廊深1.23米，基高1.67米，柱高3.19米。耳樓通面闊6.22米，進深3.6米。院落東西寬13.90米，南北至舞庭14.73米。

上木亭村城隍廟不知創自何年，據廟內現存明嘉靖十八年（1539）琉璃碑〈澤州沁水縣上木亭廟創建兩廊記〉可知（圖6），此次重修城隍廟「衆人興土創建□牛王耳殿兩廊，重修三門，補修正殿，移垜武樓，塑繪聖像」規模浩大，[13]其中「武樓」即是廟院中間矗立的「舞庭」。嘉慶十三年至十六，創修大廟東南轅門六間，東西陳設房屋、看樓六間、左右耳門等建築。之後，道光二年又對廟內建築進行了補修。解放後，一九六四年〈木亭大隊重修管委會亦公室倉庫等房屋碑記〉載「將舞樓重修一新，共化洋五千元……從此大隊辦公、學校上課、供銷營業、倉庫存糧，群衆文娛，均有妥適地方，呈現著社會主義新農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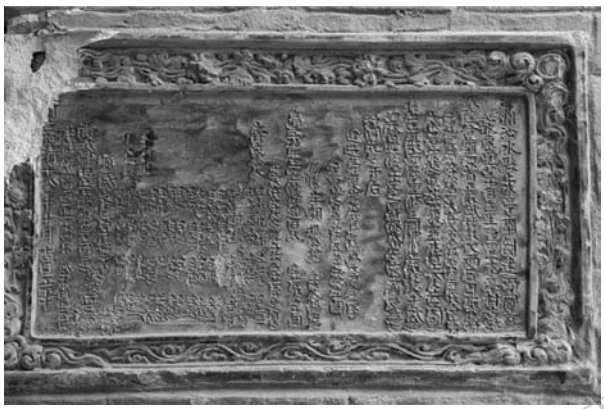


圖6：沁水縣上木亭村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9）「移垜武樓」琉璃碑

[13] 嘉靖十八年（1539）〈澤州沁水縣上木亭廟創建兩廊記〉，碑存上木亭村城隍廟正殿西山牆外側，壁碑，琉璃碑，碑高39釐米，寬68釐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氣象」[14]。

5. 長治市潞安府城隍廟嘉靖三十四年（1555）山門舞樓[15]

該廟位於長治市北大街廟道巷，坐北面南，三進院，現爲城區文博館所在地。現存廟貌自北向南沿中軸線分佈寢宮、水池、大殿、二道山門舞樓、一道山門，兩側側殿、配殿、廂房耳樓等數十間，廟貌保存完整。二〇〇一年確立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舞樓位於二道山門之上，過路臺，坐南面北，單簷歇山頂，三面觀，移柱造（圖7）。後臺爲山門上層，歇山頂，高於戲臺，有層次感。臺上圓木柱，覆蓮礎。柱上施大小額枋。小額枋與雀替相連，浮雕騰龍、獅子、牡丹等。柱頭科斗栱七踩單昂雙翹，昂嘴象鼻形，耍頭刻作三幅雲。平身科明間一攢，次間兩攢，皆爲七踩單昂雙翹，明間出斜栱三縫，出翹刻一條整龍。前臺深四椽兩間。通面闊三間12.53米，其中明間5.4米；進深6.27米。戲臺柱高3.03米。下層高2.58米。兩側耳房各三間。據廟內道光十四年（1834）〈重修潞安府城隍神廟碑記〉，廟「創於元而續修於明」。[16]正脊火珠下琉璃方瓦銘文「丙辰造重修」，「大明嘉靖歲次乙卯」、「戊子月大吉利」。可知舞樓至遲嘉靖三十四年（1555）已存。



圖7：長治市潞安府城隍廟山門舞樓背面

[14] 1964年〈木亭大隊重修管委會亦公室倉庫等房屋碑記〉，碑存上木亭村城隍廟正殿前廊西側，門額「保衛祖國 勤儉建設」，碑額「熱愛集體」。

[15] 公佈情況：馮俊傑：〈略論明清時期的神廟山門舞樓〉，《文藝研究》2001年第4期，頁85-94；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頁219-226；楊太康、曹占梅：《三晉戲曲文物考》（臺北：臺灣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6年），頁369-376。

[16] 道光十四年（1834）〈重修潞安府城隍神廟碑記〉，碑存獻殿內，笏首方趺，正書，碑高278釐米，寬71釐米，側寬27釐米。

臺灣戲劇學術期刊資料庫

6. 沁水縣郭壁村崔府君廟明天啓三年（1623）舞樓[17]

郭壁村位於沁水縣南部五十公里處沁水西岸，府君廟位於村東，坐北面南，兩進院。現存廟貌自北向南依次有正殿、舞樓、前殿（關帝）、山門舞樓，兩側側殿、配殿、耳樓若干間，廟貌保存基本完好。二〇〇六年被確立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8：沁水縣郭壁村崔府君廟舞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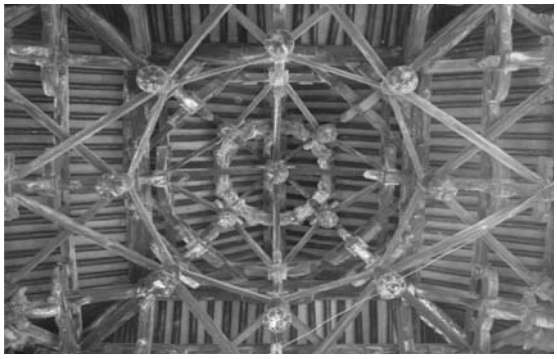


圖9：沁水縣嘉峰鎮郭壁村崔府君廟明代舞樓藻井

明代舞樓位於二進院南端，坐南面北，與前院關帝殿共用一堵後牆，舞樓三面觀，單簷歇山頂，山花向前，金元風格明顯，但爲明代移建（圖8）。四角立粗大的圓木柱，上施大額枋，下施綽幕枋。補間鋪各作三攢，四鋪作單下昂，用眞昂。轉角鋪作用假昂，由昂與各耍頭後尾起秤桿支撐八根垂蓮柱，上承井口枋。枋上再施斗栱與抹角梁承八邊形第三層框架，中設雷公柱。每一層垂柱間以及垂柱與斗栱後尾均插穿枋（圖9）。面闊進深均一間，6.4米見方。臺基高1.05米。據廟內康熙五年（1666）〈郭壁鎮補修府君廟記〉碑[18]，明中葉舞樓即存在，明天啓三年（1623）整座廟宇遷新址。前院又有清式山門舞樓。

---

17 寒聲、常之垣、栗守田、原雙喜：〈澤州三座宋金戲臺的調查〉，《中華戲曲》第4輯（1987年12月），頁106-111。楊太康、車文明：〈關於古戲臺考察和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白秀芹：〈沁水縣郭壁村府君廟及其戲臺考〉，《民俗曲藝》第107、108期（1997年5月），頁135-160。

18 康熙五年（1666）〈郭壁鎮補修府君廟記〉，碑存關王殿后牆外，壁碑，碑高37釐米，寬105釐米。

臺灣大學博物館期刊資料庫

7. 高平市王何村五龍宮天啓五年（1625）山門慶雲樓[19]

王何村位於高平市西北約五公里處，五龍廟位於村東，坐北面南，一進院，殘毀嚴重。現存正殿、山門舞樓、兩側看樓、耳樓數十間。未被確立任何級別保護單位。

山門舞樓位於廟院南端，坐南面北，懸山頂三楹，一面觀，過路臺，下有拱券門洞，兩側帶有耳樓戲房（圖10）。通面闊三間7.65米，其中明間2.6米，進深4.83米。左右二層耳房各三間，上層與戲臺後臺相通。下層磚券門洞高1.98米，寬2米，爲山門。門額橫披石刻「古慶雲」，落款爲「時天啓五年六月吉旦」。正殿脊枋亦有是年題記。院兩側北部爲廊廡，南部爲二層看樓各九間。



圖10：高平市王何村五龍宮山門舞樓

8. 襄垣縣城關城隍廟萬曆年間舞樓[20]

該廟位於襄垣城內育才巷，襄垣第二小學院內，坐北面南，現存山門、鐘鼓樓、舞樓、寢宮，廟貌已不完整。一九八一年確立爲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舞樓位於中部，坐南面北，前後組合式，前爲表演區，十字歇山頂，單開間，三面觀，後爲戲房，懸山頂制，三開間，明間砌牆，次間辟門（圖11）。脊施琉璃，綠琉璃筒瓦覆布，鴟吻、垂獸、



圖11：襄垣縣城關城隍廟舞樓

19 公佈情況：馮俊傑：〈略論明清時期的神廟山門舞樓〉；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頁236-238。

20 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頁193-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戲獸、套獸俱存，多爲近年修繕時更換。前臺角柱四根粗大的圓木柱，素覆盆礎。柱上施大小額枋，相交於柱頭，伸出柱頭，垂直截去，斷面呈丁字形。每面斗拱五朵，六鋪作三下昂，正心瓜拱隱刻，栱面抹斜。轉角鋪作各一朵，補間鋪作各三朵。補間鋪作中間一朵出斜栱五縫，耍頭作昂形，兩側耍頭麻葉雲。後臺前簷角柱頭施斗栱六鋪作三昂。平柱間斗栱與前臺後簷斗栱合二爲一。前臺斗栱內轉華栱，撐起八邊井口枋，施垂柱。井口枋上施鬥八藻井，共八層，頂部中間施雷公柱（圖12）。後臺深四椽。前檯面闊進深均一間，5.15米見方；後臺通面闊三間7.35米，進深兩間5.5米。臺基高1.35米。前簷柱高2.6米。據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襄垣縣誌》卷七明郝良臣〈城隍廟碑記〉，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重修時廟內就有「作樂樓」。廟記有萬曆年間（1573-1620）〈重修城隍廟樂亭兩廡記〉載「無何兩廡、樂亭□傾瓦毀，棟宇榱簷浸爲風雨摧剝」。[21]從前臺建築結構看，保留了不少元代戲臺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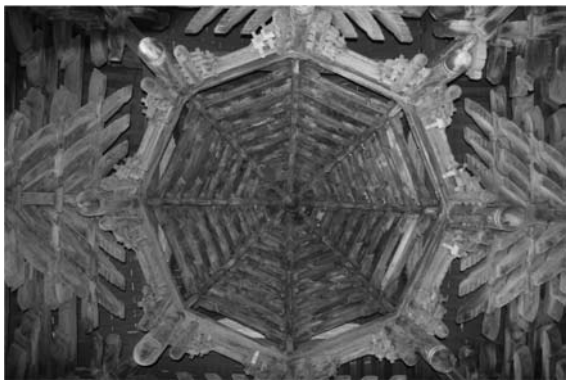


圖12：襄垣縣城隍廟舞樓藻井

9. 澤州縣東四義村清震觀仿金歌臺[22]

東四義村位於晉城市北部十公里處，清震觀位於村中，現爲鄉鎮派出所。存僅有山門、前殿（老君殿）、歌臺（舞樓）。據縣誌與廟內碑刻記載創建於唐天寶年間。[23]爲澤州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21 萬曆年間（1573-1620）〈重修城隍廟樂亭兩廡記〉，碑存鼓樓門洞下，笏首方趺，碑高188釐米，寬77釐米，側寬26釐米。

22 曹飛：〈晉城東四義清震觀碑刻考述〉，《中華戲曲》第23輯（1999年3月），頁103-120。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中認爲此歌臺從平面佈局、斗拱特徵以及藻井的一些特徵看，很有金元遺風，但後代的改變也很明顯。用材偏小，臺基鋪就現代瓷磚，且梁架彩繪一新，暫將其列入明代戲臺的行列，頁64。

23 〔清〕林蕩、姚學甲：《鳳臺縣誌．寺觀》乾隆版（晉城：晉城人民政府翻印，1983年），冊7，卷12，頁9載：「清震觀在東四義村，有天寶元年石幢，或者舊寺也。」乾隆十年（1745）〈重修玉帝成湯二殿碑記〉，碑存清震觀內，笏首方趺，正書，碑高250釐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歌臺位於老君殿后，玉皇殿前，亭式建築，坐南面北，四面觀，單簷歇山頂，脊施黃綠琉璃脊，綠琉璃筒瓦布頂，鴟吻、垂戧、脊獸。山花、懸魚等俱爲近年修葺時更換（圖13）。基座：平面呈正方形，面闊、進深均爲6.08米，基高0.9米。主體結構及部件：四角立方形抹角石柱，素平礎，柱收刹、柱側角明顯。柱頭置大額枋，額下施替木。四轉角鋪作皆一跳四鋪作單下昂，三縫，正、側面出華栱一跳，耍頭螞蚱頭。補間鋪作每面各三攢，四鋪作單下昂，裡轉華栱，耍頭刻作昂形。內部梁架：藻井形制。大額枋構成底層方井，方井上斗拱用三重隨瓣枋抹角向內、向上層層收縮，形成八角藻井（圖14）。枋上八角各施九踩斗拱，代替陽馬，共同向屋頂中心收束，交匯于屋頂正中雷公柱，形成圓形藻井。斗拱之間以隨瓣枋相連。結構穩固，佈滿彩畫裝飾。整體形制及細部金元風格明顯，但整體用材偏小，車文明先生將其認定爲明代建築。



圖13：澤州縣東四義村清震觀歌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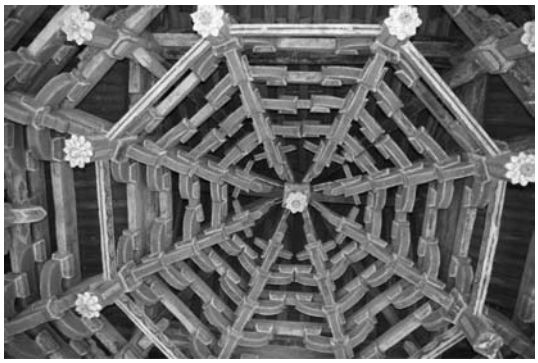


圖14：澤州東四義村清震觀仿金舞樓藻井

10. 襄垣縣下良村東嶽廟明代戲臺[24]

下良村位於襄垣縣北部十五公里處。東嶽廟踞村西北高崗之上，坐北面南，現存正殿、側殿、西廂房、舞樓、西耳樓，損毀嚴重，廟貌已不完整。未被確立任何級別文物保護單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寬72釐米，側寬16釐米。

24 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頁171。



圖15：襄垣縣下良村東嶽廟舞樓

舞樓歇山頂三楹（圖15），坐南面北，一面觀，移柱造，明間寬闊，次間窄小。灰脊筒瓦布頂，鴟吻、垂戧、脊獸、仙人等已不存。臺上粗大的圓木柱，素平礎，柱上施額枋，下施由額。斗栱四鋪作單下昂。昂嘴已不存，耍頭亦被鋸掉，據其殘餘部分判斷，應當爲龍頭。進深四椽，五架梁伸出柱頭，上置蜀柱，支撐平梁，平梁上再置蜀柱、角背撐起脊枋、脊檁。後臺金柱下兩木柱，以區分前後臺，原有木質槅扇，槅扇現已不存。兩側次間原有軟門，爲文武場之樂池位置，後部則是藝人等候上下場之地。後牆兩次間各辟一方窗。東側次間臺基下設石砌臺階，供藝人上下。臺西有耳房，懸山頂，坍塌嚴重，原是藝人們化妝休息之所。通面闊8.76米，其中明間5.25米。進深3.60米，其中後臺1.34米。柱高2.54米。基高1.73米。從舞樓整體形制特徵及建造手法判斷，應屬明代遺構。

11. 沁水縣城隍廟明代山門舞樓

沁水縣城隍廟位於縣城宣化街，現爲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據廟管人員回憶，城隍廟原爲三進院落，現爲一進院，僅存正殿、山門舞樓與山門前約百米處巷頭簡陋的石質牌坊，其占地面積現約400平方米。

城隍廟，坐北面南。正北爲正殿，懸山頂三楹，屋頂灰脊筒瓦覆布。圓木柱，柱頭有收刹，方凳礎，柱頭施大額枋、普拍枋。柱頭斗拱，五鋪作雙下昂，



圖16：沁水縣城關城隍廟山門舞樓

栱面抹斜，耍頭螞蚱頭。補間鋪作，明、次間各一攢，五鋪作雙下昂，栱面抹斜，耍頭螞蚱頭。正殿通面闊12.10米，其中明間3.79米，通進深7.44米。屋頂舉折較爲平緩，出演深邃，具有明代建築風格。

山門舞樓（圖16），坐南面北，懸

臺灣大學 傳統戲劇資料庫

山頂三楹。下層中間爲門洞，圓木柱，無柱礎，柱頭有收刹。柱頭大額枋、平板枋。枋上置大鬥，鬥口跳，柱頭鋪作、補間鋪作各一朵，部分已殘損。上層圓木柱，不施柱礎，柱頭置大額枋。柱頭斗拱三踩單杪，耍頭作麻葉雲頭，栱面抹斜。補間鋪作明、次間各一攢。進深四椽。內部設天花板，無法看見梁架結構。兩側磚砌臺階，可入戲樓及東西耳房。山門舞樓下層門洞高2.75米，寬2,86米，深4.0米。戲臺通面闊6.69米，其中明間3.0米，通進深5.49米。劇場院落南北進深20.97米，東西闊14.32米。該舞樓某種程度上具有明代建築風格，此處暫定爲明代舞樓。

山門舞樓前巷子頭有石牌坊，牌坊正中石刻有碑銘，北側曰：文林郎沁水縣知縣郭廷禎 迪功郎縣丞朱□、□□郎主薄李琚、典史陳准、「勅封顯佑伯城隍廟」邑人孫應奎書、皇明嘉靖己未仲春吉日創建，管工耆老李居義、李世科，看廟道士崔羽眞，石匠陽城史仲科，石牌坊現有碑銘，南側曰：大清康熙五十六年仲秋□□ 文林郎沁水沁水縣知縣□□ 迪功郎縣丞奚□徇 典文鄭尙啓「勅封顯佑伯城隍廟」邑人陳潔書，外郎樊恩俊，總理社首庠生鄭惠宣，廩生孟□枝，道人崔宇□，石匠□成□、楊天相。可見，該城隍廟於明嘉靖十四年（1535）、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都有過重修。城隍廟內各處現被多家小商販租賃，院內及屋內混亂不堪。至於廟會、演劇等情況，亦不得而知。

（二）碑刻載錄之神廟劇場概況

1. 平順縣北社鄉東河村九天聖母廟明洪武十二年（1379）〈東谷社增修武（舞）樓記〉[25]

碑載潞之東穀村有九天聖母祠，始建於唐而修於宋，屢修屢補，逾千百餘年，至洪武年間，廟中創建於北宋靖國元年（1101）的舞樓基址殘缺，耆宿常蒲謂衆曰：「正殿巍峨猶足瞻仰，樓址殘缺可無補修乎？」於是捐貲修繕，功成於洪武十二年，乃記。舞樓遺構仍存廟內。

[25] 碑刻現存平順縣北社鄉東河村九天聖母廟嵌於正殿東壁外側，壁碑，碑高47釐米，寬51釐米，正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澤州縣冶底村東嶽廟明永樂二年（1404）〈創建東嶽速報司神祠記〉[26]

碑載郡太守張奉直以民事至其里，宿祠下。敬佩包孝肅公正直人也，生能正君以澤民，歿必能佐神以利物矣，是宜祀之。於是捐俸金，聚材鳩工是爲建。碑中描述廟貌「東西有廂各二，池之北左右階，而升高丈餘入左右二小門，二小門之間有樓焉。南則俯臨于池，悚然而覺其樓之高也；北則仰瞻於祠，恍然而悟其樓之卑也。」與現廟貌一致，其「二小門間有樓焉」即指廟內舞樓。舞樓仍存原址。

3. 陽城縣西河鄉劉西府君廟成化五年（1469）〈創塑聖像之碣〉[27]

碑載後唐明宗同光四年改天成元年，在村南虎峰建靈泉寺廟，修寺以後本鎮人民不安，因建府君廟宇，三清殿堂與寺對衝相壓本鎮人民，方息到今。此次修繕始於天順八年七月，至成化元年九月告竣，主要任務是砌就西殿，塑神農炎帝等像，同時對正殿、舞樓、三門、板棚、東西兩廊也進行了修繕。舞樓已不存。

4. 陵川縣潞城鎮郊底村白玉宮成化七年（1471）〈重修玉帝行宮〉[28]

碑言玉帝乃天也，「上撫天庭，總百神而有倫有要；下臨宇宙，育倍姓無黨無偏」。論之陰陽五行之演變運轉，言「氣清而上者謂之陽，氣濁而下者謂之陰，陽體剛，陰體柔，陽剛曰乾，陰柔曰坤，乾坤具而五行生乎其中矣……陰陽因此反覆運算，寒暑由斯而運行」，對天地人之微妙關係極力闡述。進而敘述，下郊里居人李旺等，因旱禱雨得應，社衆們卜其吉地，鳩工作役，先構玉皇上帝之靈祠，左右二仙、龍王之殿，蠶官、聖姑之堂，武（舞）樓、三門、廊廡等，再塑各殿內塑妝聖像，重整神容，一一完美。功成於成化七年。此「武樓」即「舞樓」，平順縣九天聖母廟、沁水縣上木亭村城隍廟明代碑刻亦有將其載爲「武樓」的現象，與撰文者文化水準有關，不足爲奇。廟前現存山門舞樓爲清式

[26] 碑存澤州縣冶底村東嶽廟，碑高162釐米，寬71釐米。車文明：〈山西冶底村東嶽廟考述〉，收入《太行神廟及賽社演劇研究》（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0年），頁116。

[27] 碑存於陽城縣西河鄉劉西村府君廟內空地上，碑高123釐米，寬56釐米，側寬17釐米。

[28] 碑存陵川縣潞城鎮郊底村西白玉宮西山牆外，笏首，碑高140釐米，寬59釐米，側寬20釐米。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築。

5. 陽城縣劉家腰村北崦山白龍廟明成化十四年（1478）〈重建白龍祠記〉[29]

碑文追述金明昌壬子歲，劉村信士許福懇禱祠前，忽遇大蛇之事。許福驚懼曰：「龍神見怒如此，小民焉敢禱請？」後大蛇引首上東廡，延及門裡，下舞庭，即化滅不見。遂獲大雨，霑足。此碑載錄成化十一年重修白龍廟的相關事項，其中「重移修舞樓」是爲此次修繕工程的一大任務。

6. 陽城縣芹池鎮劉西府君祠成化十五年（1479）〈重修府君祠記〉[30]

碑載「舞亭石柱、正殿座後而有大定、至元幸而存焉。亦不知其創耶？重耶？」據此可知此廟舞樓之建可能早在金元時期。

7. 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成湯廟明成化十八年（1482）〈重修下交神祠記〉[31]

碑文由陽城名儒楊繼宗撰，言下交村湯王廟「爲一鄉祈報之所。春祈百穀之生，秋報百谷之成」。自正統九年至成化年間曆有修繕，其中正統十年（1445）年里人原大器、孫鬱、許眞靈輩重修舞樓。舞樓現存廟中。

8. 澤州縣辛壁村成湯廟明弘治十四年（1501）〈創建禮樂樓記〉[32]

碑曰辛壁村成湯廟肇自金大定二十一年，廟中有古松一棵，「寧山建衛之初官采不果」，迨至弘治四年（1491）「宗支愛□求未諧，強欲親伐，夢警居民」。耆老李貴議於衆曰：「此樹見危，居民必險」，於是率領二十餘家就此而建禮樂樓三楹。用主禮樂以事神。以「禮樂」命名戲樓，強化了其戲曲的教化功能，與參與其事的澤州知府陸偉崇尚二程理學密切相關，可見作爲士大夫階層的知府大人也已將戲曲視爲合乎樂教傳統的藝術，予以讚揚。廟內現存舞樓爲嘉慶二十二年（1817）重新移建。

---

29 碑存陽城縣劉家腰村北崦山白龍廟正殿前，笏首方趺，正書，碑高163釐米，寬85釐米。延保全：〈山西陽城縣北崦山白龍廟戲曲文物考論〉，《中華戲曲》第21輯（1998年5月），頁72-113。

30 碑存陽城縣芹池鎮芹池村劉西府君廟，碑高115釐米，寬61釐米，側寬15釐米。

31 碑存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成湯廟內獻殿，碑高170釐米，寬88釐米。

32 碑存澤州縣大東溝鄉辛壁村成湯廟過路臺通道東側牆，碑高138釐米，寬68釐米。

臺灣博碩學術期刊資料庫

9. 陽城縣鳳城鎮下孔村成湯廟明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土地廟碑記〉[33]

碑曰「斯邑創建成湯廟，以爲萬年報祀之所也。不特是爾。五穀之祠建之於左，土地之祠樹之於右。列看樓于兌方，起崇門于離方。」及正德年間郝堅、程通將西看樓推舊爲新。此看樓記載爲目前發現的神廟中最早「看樓」文獻，是類似於「望河樓」之類的建築，還是劇場觀劇所用之看樓，[34]待考。

10. 長子縣嘉靖十四年（1535）〈靈貺王廟創建舞雩樓碑〉[35]

此碑僅在縣誌中存目。

11. 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成湯廟明嘉靖十五年(1536)〈重修樂樓之記〉[36]

此碑爲下交村邑人賜進士出生王玹撰文，碑言：「故廟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樂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廟祀神之由，樂樓所建之意也。」以儒者身份正式宣告神廟創建戲樓的合理性。更爲重要的是國學生原應軫儒士也加入到重修樂樓的行列中，功成於正德十年乙亥，其形制「一高二底，四轉角並出廈三間」。樂樓今存于金代舞樓南面。

12. 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成湯廟明嘉靖十五年（1536）〈重修正殿廊廡之記〉[37]

碑刻撰文者爲賜進士出生石樓居士沁水李瀚，受下交邑人儒士原神山之邀，爲湯王廟功成撰文，碑曰：「原氏世居其鄉，爲大姓，科第縉紳輩出。」又曰：「首建舞樓一所，一高二底，材飾極其壯麗。」與嘉靖十五年（1536）王玹撰〈重修樂樓之記〉碑刻同一年，其碑文所述修建「舞樓」爲同一事蹟，同一建築。

---

33 劉伯倫等：《下孔村志》（深圳：世界華人藝術出版社，2001年），頁355-356。

34 段飛翔認爲此爲神廟劇場之看樓，見其《陽城縣古戲臺調查與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頁160。

35 此碑存目，見〔清〕豫謙、楊篤：《長子縣誌》光緒版，收於《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8冊，頁329。

36 碑存廟內金舞樓內，笏首方趺，碑高202釐米，寬58釐米。見馮俊傑《戲劇與考古》（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頁73-76。

37 碑存陽城縣下交村成湯廟拜殿內，笏首方趺，碑高203釐米，寬82釐米。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13. 長子縣城關鎮崔府君廟明嘉靖二十五年〈重修崔公廟記〉[38]

碑曰府君廟「不知創自何時。永樂丙戌義耆吳仕林、高風、賈仕廉輩，倡衆而飾之，廟貌益振，神宇益增。」一百五十年後，嘉靖年間，鄉耆蘇弘、郝錦、裴棋輩□有五人發虔心，各捐己貲，遂蔔日命工積物聚材而建之。修繕戲臺包括在內，「增以戲臺，皆故所無者也」，可知戲臺爲此時創修。廟內現僅存正殿。

14. 黎城縣城隍廟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重修城隍廟門樓記〉[39]

嘉靖歲貢平西知縣黎邑靳惟精撰文，碑曰城隍廟乃「國家祠宇，昭載祀典」，官方性質明確，嘉靖十六年縣人典膳官連芳、王騫即圖再建，「罔敢擅，率具狀以請縣侯，可之，遂捐資，首事疏布」。可見城隍廟的修繕權完全掌握在官方手中，但民間亦可募資修繕，但必須由官方認可。迨功竣之後，靳惟精誇讚曰：「天下城隍皆有廟，廟必有門，門未必皆有樓也。惟茲黎廟之門有樓」，此樓今存，其一層爲朝向廟外的戲臺。

15. 沁水縣胡底鄉玉溪村三官殿嘉靖三十一年（1552）〈重修玉溪村三官殿記〉[40]

碑中所載三官殿乃玉溪村三教堂之內西側殿，三教堂東側爲關王殿，南面爲樂舞庭。嘉靖二十七年（1548）澤修眞觀羽士王常富，攜徒數人來□茲，專門修繕三官殿，塑妝神像，得到了邑人王仲學、高守原、楊世永等的資助，既而複以餘力對三教堂、關王殿、樂舞庭、東西回廊並大門，也進行了修繕。

16. 晉城市城區五門村玉皇廟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重修玉皇廟〉[41]

碑言嘉靖年間對玉皇廟進行了大規模修繕，功成之後，「輪奐並美，燁然改觀，過者肅若。築基廣二尋，高數仞，甃石累數百丈」。廟內玉皇殿、高禖殿、關王殿、二仙蠶姑殿、五道殿、速報祠、土地祠、牛王祠等均得修繕，且對東西

38 楊太康、曹占梅：《三晉戲曲文物考》，頁390。

39 碑存黎城縣城隍廟山門舞樓內西側壁，壁碑，碑高181釐米，寬92釐米。見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41。

40 碑存沁水縣胡底鄉玉溪村三官殿，笏首方趺，碑高130釐米，寬55釐米，側寬12釐米。

41 碑存晉城市城區五門村玉皇廟拜殿東牆，螭首，碑高275釐米，寬77釐米。

臺灣戲曲學術期刊資料庫

廊廡，舞樓三楹，廟大門三楹，東西角門二楹等，進行了全面修整，可謂工程浩大。

17. **高平市寺莊鎮靖居村總聖仙翁廟嘉靖四十年（1561）〈重修總聖仙翁廟碑記〉**[42]

碑曰此總聖仙翁廟乃前人所創立，斯時其廟有損。道士王坐乃子康才表□思之意，亦吉之日，其鄉人也，攢零各整，共成盛事。於嘉靖年間進行重修，「周圍磚砌創立，複修應壁看牆」。該廟損毀嚴重，此處「看牆」不知何物？是否神廟劇場之觀劇場所的專門建築。在高平市河西鎮南莊村玉皇廟內也存有萬曆三十四年（1561）〈重修看牆記〉碑刻，可知「看牆」之設在這兩座廟宇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18. **平順縣北社鄉東峪村九天聖母廟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九天聖母祠記〉**[43]

碑中所記乃九天聖母廟明時最後一次修繕，功起於嘉靖二十四年（1545），至嘉靖三十七年告竣，四十一年撰文書丹，直至崇禎五年方才立石，不知何故。此次修繕耗時之長，有新建、有重修，其中舞樓「則柱以石，而凡基皆石焉」，當是將舞樓木柱易爲石柱，當指「俯舞亭」。碑末亦有天啓六年（1626），對大賽剩餘錢糧等事項的交待，當爲刻碑立石時補述。

19. **高平市馬村鎮大周村湯王廟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湯王廟東廊並神廚記〉**[44]

碑曰嘉靖二十七年，社首李時中輩，重修正殿；嘉靖三十一年，□子東川協何子宗乾、李子□等，謹□會計，創大成殿五楹，且修繕「戲樓五楹，內築石□數層」。此皆有議禱水水官十二人之助也。舞樓不存。

42 碑存高平市靖居村仙翁廟內，壁碑，碑高35釐米，寬43釐米。

43 碑存平順縣北社鄉東峪村九天聖母廟俯舞亭內，笏首方趺，正書，碑高228釐米，寬73釐米。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254。

44 碑存高平市周纂鎮大周村湯王廟山門外東牆上碑高156釐米，寬68釐米，側寬18釐米。

臺灣博碩學術期刊資料庫

20. 澤州縣周村鎮東嶽廟明隆慶四年（1570）〈澤州周村鎮重修廟祀記〉[45]

碑曰斯廟乃邑人「春秋爲祈報之所」，創始無考，重修於宋元豐五年，靖康丙午，地陷於金。貞祐金亡，廟經兵燹，迄元大德、至正間再修。迨明洪武、宣德、正德初增修，曆五十餘年。廟制弘敞，殿左祀奉增福，右祀奉吳王，東祀二郎，西祀奉關王，「中爲禮拜殿，南爲樂舞亭，又南爲廟門」。此次修繕由鎮人張仲讓、司蛟等倡議，工始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落成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歷時五載。廟內現存舞樓爲近期修繕。

21. 壺關縣集店鎮集店村東嶽廟明萬曆二年（1574）〈重修東嶽廟記〉[46]

碑刻漫漶，只見「壺邑西北七里，村曰籍店，有天齊仁聖帝廟一所，創始年代無所考焉。稽之舊跡，延祐丁巳（1317）、至正丙戌（1346），皆重修時也。……萬曆改元時，建舞佾樓三楹。」現存舞樓爲清代所建，面闊五楹。

22. 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辦龐圪塔村玉皇廟明萬曆三年（1575）〈創建玉皇廟記〉[47]

碑載澤西南領東里龐家社，風俗淳厚，人民和美。有孔莊里人龐公，爲鄉之巨臂，稟性仁慈，素好施捨，郡稱公爲仁厚君子。於萬曆三年擇取吉地本村之東北，創立玉皇廟一座，正殿五楹，南山門舞樓三間。以爲社之春祈秋報之所。廟內現存山門舞樓爲清代重修。

23. 沁水縣郭壁村崔府君廟明萬曆四年（1576）〈重修府君祠記〉[48]

碑載府君廟「創於宋，重修於金元，而恢宏於國朝之永樂、成化、正德」，補闕了其它碑文所載的缺失，且詳細介紹了府君廟的建制佈局及所祀神靈。而明代嘉靖癸亥（1563）至萬曆丙子（1576）的這次修繕，歷時十三年，其中對「舞

45 碑存澤州縣周村鎮東嶽廟，笏首，正書，碑高280釐米，寬78釐米。車文明：《中國神廟劇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頁109。

46 碑存壺關縣集店鎮集店村東嶽廟東朵殿下，笏首方趺，正書，碑高199釐米，寬71釐米，側寬22釐米，漫漶。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頁450。

47 碑存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辦龐圪塔村玉皇廟西廂房廊下，笏首，尺寸未測。

48 碑已不存，碑文乃過去抄錄，未記規格。參見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265。

臺灣戲劇學術期刊資料庫

樓」等的修繕「悉如舊制」，保留了原貌。可見，此舞樓乃今日府君廟內頗具金元風格的那座舞樓。

24. 長子縣北高廟烈士紀念塔下萬曆五年（1577）〈重修三峻廟記〉[49]

撰文者□未己爲賜進士出生，碑載縣城之西不二里而近舊有三峻廟，所祀蓋羿神也。廟創始未詳，邑每有水旱冰雹疫癘則禱，禱輒應。隆慶五年壽官張承恩，省祭馬珮等，思欲新之，各捐金庀材，耆□李天祿董其役，功竣於萬曆三年。此次修繕對修繕未久的「舞雩樓」亦稍加修飾。碑後詩賦一首，頌其羿神避凶趨吉、威靈烜赫、功勳卓著。此廟已不存。

25. 陽城縣上孔湯帝廟萬曆五年（1577）〈重修舞樓碑記〉[50]

碑刻漫漶嚴重，可辨認出「有廟所以□有舞樓之意也」。落款「時明萬曆五年」。可知，至遲在萬曆五年此廟已有舞樓之設。

26. 屯留縣三峻山三峻山神廟萬曆七年（1579）〈屯留縣重修三峻山神廟記〉[51]

撰文者賜進士第出身李尙智，碑述屯留西北四十五里三峻山有三峻山神廟，父老相傳，歲或不雨，禱輒雨。宋崇寧間封爲「顯應侯」，明太祖高皇帝龍飛三年，詔革嶽，鎭海瀆。改稱「三峻山之神」。萬曆五年（1577）韓侯躬詣峻山，時鄉耆懇請鼎新。萬曆六年，侯出俸金爲倡，於是年八月動工，次年六月功竣，重修正廟五楹，寢廟三楹，增修兩廊房十楹，舞樓三楹，東西齋八楹，山門三楹。廟內現存山門舞樓爲近年新修。

27. 沁水縣中村鎭澗河村舜帝廟萬曆十二年（1584）〈重修澗河村舜帝廟碑記序〉[52]

碑言「萬曆元年（1573）仲秋，吏部尙書陽城王國光遊西坪□□」，在此影

---

49 碑刻所屬之三峻廟已不存，碑現存長子縣北高廟烈士紀念塔下右側，笏首方趺，碑高202釐米，寬74釐米，側寬24釐米。楊太康、曹占梅：《三晉戲曲文物考》，頁398。

50 碑存於陽城縣上孔村湯帝廟內，笏首，碑高115釐米，寬62釐米。

51 碑刻現存屯留縣三峻山三峻山神廟內，青石質，規格：高157釐米、寬69釐米，側寬25釐米。楷書。馬金花：《山西碑碣：續編》（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年），頁220。

52 碑存沁水縣中村鎭澗河村舜帝廟，笏首方趺，碑高110釐米，寬66釐米，側寬22釐米。

臺灣戲曲學術期刊資料庫

響下澗河村社衆選舉本社勤勞能幹者馬玄、郭希之等爲首，重修正殿、東西兩廊、左右耳殿、舞亭、門樓等處，於萬曆十一年功竣告成。

28. 高平北詩鎮西韓莊玉皇廟萬曆丙戌十四年（1586）〈新建二仙暨子孫殿記〉[53]

碑載萬曆十四載之前，在村中玉皇廟內建東西側殿，分別祀奉二仙、高禖神，且求請畫工妝塑尊顏。與此同時，並建拜殿、舞樓五間、東西行廊一十四間，使春祈秋報者有其地，祭畢以享神之餘。廟內現存山門舞樓爲三楹，非碑刻所述舞樓。

29. 澤州縣大陽鎮大陽湯帝廟萬曆十九年（1591）〈重修舞樓記〉[54]

碑曰湯帝廟乃鄉人每歲春秋祈報之所，湯帝殿前舊有舞樓六楹，不知創自何年。每當祈報之時，伶人賤工咸集於舞樓，詠歌舞蹈，仰答神庥。萬曆己卯（1579），水官捐資重修，但工未畢而中止，直至萬曆辛卯（1591）水官一十六人各捐資再修，舞樓告竣，歷時十餘載。現廟外有清式舞樓。

30. 陽城縣潤城鎮東嶽廟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重修東嶽廟記〉[55]

碑曰潤城村水繞山環，人聚風秀，但今古無宦，自嘉靖三十八年縣主張爺祈呂仙鸞筆，改爲潤城之後，「民淳繁富，人物端清」，至萬曆十八年，本鎮一案學進六人。鎮中舊有東嶽廟，規模宏大，但年遠傾毀，「止存正殿、舞樓、上下三門等」萬曆二十年社衆共議重建，「家家爭先迎送佈施，戶戶奪前造管肉飯」。功成於萬曆二十一年，勒石而記。現廟中舞樓不存。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53 碑存高平北詩鎮西韓莊玉皇廟，尺寸未測。

54 碑存澤州縣大陽鎮大陽湯帝廟二進山門東牆。壁碑，高43.5釐米，碑寬64釐米。蔡敏：〈山西澤州縣大陽村湯帝廟及其賽社演劇考略〉，《中華戲曲》第43輯（2011年7月），頁124-140。

55 碑存陽城縣潤城鎮東嶽廟正殿東窗下，壁碑，正書，碑高104釐米，寬139釐米；王福才：〈陽城縣潤城村東嶽廟《潤城社新制神傘儀仗記》碑考述〉，《中華戲曲》第23輯（1999年3月），頁49-62。

31. 陽城縣駕嶺鄉西窪村湯帝廟萬曆十二年（1584）〈重修湯王廟記〉[56]

碑曰「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神人之相須久矣」。今因年久日深，風雨時催，廟貌頹敗。衆社人等共議，以張登爲首，奮然以爲之。功始於隆慶三年（1569），成於萬曆元年（1573），對正殿、牛王殿、子孫殿、五道殿、舞亭、廊房等全部修繕，聖像更新，且創立聖水一道，置賣什物若干。

32. 高平縣北詩鎮北詩村神農廟萬曆二十四年（1596）〈重修神農廟碑〉[57]

碑曰詩村北里有古神農廟，乃正祀。因火而頹。萬曆六年，邑人劉孟秋、劉時敬、劉知、劉祝等，糾衆邑人而重修之。文館、內外兩舍、舞樓、卷棚、抱廈、石臺、供桌、斜房、月臺、橋池、甬道等，均在此次修繕範圍之內，功竣於萬曆二十四年，歷時近二十載。其中載錄舞樓爲三間。廟內現存山門舞樓三楹，爲清式風格。

33. 長治縣城關崔府君廟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重修崔府君廟碑記〉[58]

碑曰郡城東蓋有府君廟，莫知始建。府君姓崔名玨，字子玉，曾爲長子令。耆宿郭天章、李麟、張鎮等三十六家，各輸金錢，重修之。正殿、獻殿、燕殿、舞樓、廊廡等皆在修繕範圍之內。又言「序窮處□上洞，上爲舞榭，下洞則中門也」，其實爲山門式舞樓。萬曆十六年夏四月始告成事。碑言「率里父老子弟，裸獻昇歌，黜去侏儒、俳優媟褻之戲」，道出了民間演劇某種程度上仍受部分士大夫的詆毀。碑陰載錄三十六家捐資，輪班督工，廟內傘扇、神轎、爐瓶、祭器、盤盒、旗棍、瓷器、桌椅、絹燈，一切家活等件記錄的具體而詳細。今廟已不存。

---

56 碑存陽城縣駕嶺鄉西窪村湯帝廟內，碑高170釐米，寬72釐米。段飛翔：《陽城縣古戲臺調查與研究》，頁160。

57 碑存高平市北詩鎮北詩村神農廟西廂房內山牆，螭首方趺，碑身高206釐米，寬63釐米，碑首高57釐米，碑座高41釐米，碑通高304釐米。

58 碑存長治市城隍廟（文博館）獻殿西側，螭首龜趺，正書，碑通高310釐米，碑身高90釐米，寬92釐米，側寬29釐米，額篆「重修府君廟記」。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03。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34. 高平市北詩鎮中坪村二仙宮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重修二仙宮碑記〉[59]

碑曰二仙廟建於翠屏山前。當其時，堂殿、三門、兩廡、舞樓之靡麗，前有二仙聖母，後有靈貺王之神。自大元重修至我朝五百餘年，風吹雨灑，廢壞已極。萬曆二十九年南坑村施主韓尚□、韓仲槐、韓尚枝三人，建立西廡中三楹，帶管塑繪聖仙姑像。袁世剛、道士張守增、陰陽靳思愛等也協助此次修繕工程。碑言「三門」、「舞樓」爲兩座建築，並非現存山門舞樓。

35. 高平北詩鎮郝莊村玉皇廟萬曆三十年（1602）〈澤州高平縣十七都平頭西里郝莊村爲重修文館之碑記〉[60]

碑曰大明萬曆三十年二月初二日興工創立舞樓三間，鄉民秦世祥、宋朝志、秦思照、秦思用、郝尚榮、秦思壘、秦思胤、秦思奪、秦思改九人各發虔心，工畢詠而記之。廟內現存山門舞樓爲清式建築。

36. 高平市河西鎮南莊村玉皇廟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修看牆記〉[61]

碑載「大明山凱撒州高平陵川縣一社五莊，二十六年維那頭皇甫瑤同弟皇甫政等，重修看牆一坐，永遠記」。[62]高平市寺莊鎮靖居村總聖仙翁廟嘉靖四十年（1561）〈重修總聖仙翁廟碑記〉中亦有「看牆」記載。此「看牆」是爲何物，待考。

37. 武鄉縣南山神祠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修佛神殿記〉[63]

碑載武邑南神山，實爲一個龐大的廟群，宋代以來以南山山神廟爲主，陸續興建了海瀆廟、關帝廟、普濟寺、眞武廟等，萬曆三十二年，對大雄殿，水陸觀音、閻羅、伽藍、土地、南山、龍王及廊房、戲樓等處進行了修繕，至萬曆三十四年工成。此廟群不存，近年陸續興建。

59 碑存高平市北詩鎮中坪村二仙宮，壁碑，碑高54釐米，寬37釐米。

60 碑存高平北詩鎮郝莊村玉皇廟山門舞樓過道東牆，壁碑。

61 碑存高平市河西鎮南莊村玉皇廟山門東壁，尺寸未測。

62 清光緒十二年（1875）〈故縣鎮重修城隍廟碑〉，亦有「樂樓、看牆」載錄，見梁曉光：《沁州碑銘集》（太原：太原新華印刷廠，2003年），頁104。

63 碑存武鄉縣東南南山神祠寺院牆外，笏首方趺，正書，碑高193釐米，寬82釐米，側寬10釐米。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13。

臺灣戲曲學術期刊資料庫

38. 陽城縣西河鄉中寨村成湯廟萬曆三十九年（1611）〈重修成湯廟碑記〉[64]

碑曰成湯聖帝廟，耆老相傳建於大元中統年間，其規制有「大殿三楹、東西耳殿各二楹、三皇殿三楹、武安王、□賜殿各一楹，兩山棚十楹，門三楹、舞樓三楹」。碑文記錄社衆捐資修繕廟內各殿及舞樓。但由於碑刻漫漶嚴重，其工程起止年未能辨識。廟內現存山門舞樓爲清式建築。

39. 陽城縣潤城鎮王村成湯廟萬曆四十二年（1614）〈補修成湯廟記〉[65]

碑文開始部分論及天地、神鬼、大人之間的關係，「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頗具哲理性。進而言之「誠知人與鬼神相通之處，則人非鬼神不佑，鬼神非人不靈」。萬曆三十三年（1605）王家相等社衆倡議修繕，至萬曆三十八年，先後對正殿、五穀殿、舞樓、兩廊、神馬柵欄、兩角樓、城門樓、門、西房、東西攔馬牆、大門、城牆、五道殿、東南角樓等數十處建築進行了重修與興建，歷時五年，工程浩大。

40. 澤州縣冶底村東嶽廟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重修東嶽天齊廟舞樓三門記〉[66]

碑曰大明國時，冶底鎮乃「山陝通衢，宦商交錯」之地。鎮西東嶽天齊廟創修已久，舞樓、三門傾頹破壞。偶有里人母病，禱而獲祐，乃感樂施好善。鄉耆董世南等八人各捐己資，興工而建。除修繕舞樓、三門外，新添孫眞人、衛眞人、馬明王神祠。此次修繕的舞樓仍是立於上院的那座金元時期的舞樓。

41. 陽城縣芹池鎮芹池村北東嶽廟萬曆四十五年（1617）〈重修東嶽聖殿記〉[67]

碑曰濩澤之西北有古衝要里曰芹池，大聚落也。里有東嶽廟，創自唐貞元二年，控坐中央，保障一方。萬曆三十九年居民上友先、王三省等慨出囊資，修繕

64 碑存陽城縣西河鄉中寨村成湯廟正殿西側牆壁上，碑高144釐米，寬55釐米。

65 碑刻原存陽城縣潤城鎮王村成湯廟內，近年廟拆碑毀，碑高149釐米，寬67釐米，側寬13釐米。張星社：《陽城商湯文化》（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年），頁166-167。

66 碑存澤州縣冶底村東嶽廟，碑高136釐米，寬63釐米。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18。

67 碑存陽城縣芹池鎮芹池村北東嶽廟，笏首，碑高137釐米，寬57釐米，側寬20釐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斯廟，功竣於萬曆四十年。後文敘述「奠亭之內」，「狼藉塵煙……裸袒而偃息，簠簋不飭……雖金喧鼓振，日易劇戲而迭陳之，祗博觀者一塊耳」。此「奠亭」是爲獻殿，還是與正殿有一定距離的舞樓，不可知，但「日易劇戲而迭陳之」，可知，敬神獻戲之喧鬧場面可見一斑。

42. 陽城縣鳳城窯頭村白龍廟萬曆四十五年（1617）〈重修白龍廟記〉[68]

碑曰窯頭村白龍廟每歲四月初三、七月十五，闔縣士民供戲豐潔，萬曆丙辰因春旱謁廟虔告，後神靈感應，雨暘時若，穗稔年豐。社衆商議三社共修廟宇，對正殿、南過庭，東南角殿、西角殿、西廡樓等全部修繕，功竣於時年十月二十九日。廟內祭祀既有「供戲」，可知定有戲樓存焉，其中南過庭三間是否爲戲樓，不可知。

43. 陽城縣固隆鄉澤城村成湯廟萬曆四十五年（1617）〈重修成湯聖帝神廟記〉[69]

碑刻載錄了金時豆村、與澤城聯合修繕湯王廟。豆村負責東廂房、東行廊、舞庭，澤城村負責西廂房、西行廊、端門，功竣之後，獨舞庭稱最。迨至萬曆年間「惟見蛛網橫垂，階草任綠，狐蹤兔跡，雀噪鴉啼」，社衆捐資重修，但此次維修並未提及「舞樓」或「戲臺」的修繕。可知，金代舞樓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山門舞樓創建之前，一直擔負著澤城湯王廟中祀神和演劇的雙重任務。

44. 澤州縣高都東嶽廟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創修拜殿山門記〉[70]

碑曰高都古郡「擁太行之盛，壯晉陽之雄」。鎮東北有東嶽天齊仁聖帝行祠，不知創自何年，歲時祈禱，有求則應，誠一方之靈境也。社衆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創立山門，上爲舞樓，並構拜殿」可知，此爲山門舞樓，屬山門舞樓創修的早期記載。

---

68 碑存鳳城窯頭村白龍廟內，圭首方趺，碑高190釐米，寬73釐米，側寬20釐米。

69 碑存陽城縣固隆鄉澤城村成湯廟廟內西配殿前，碑高135釐米，寬58釐米；延保全考證分析，此廟金時修繕的確切時間爲泰和八年（1208），參見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21。

70 碑存澤州縣高都鎮東嶽廟內，笏首方趺，碑高210釐米，寬65釐米。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5. 襄垣縣城隍廟萬曆年間（1573-1620）〈重修城隍廟樂亭兩廡記〉[71]

此碑撰文者爲賜進士出身雙峰姚九功，乃萬曆間進士，碑名即重修「樂亭」、「兩廡」，儒林王生用彰、楊生道華等宣導修繕。功經始於歲之春三月朔日，告成則夏孟望日。只是碑刻漫漶，辨識困難，不知其確切刊刻時間，落款處僅能識別「萬曆」二字。

46. 高平市石末鄉侯莊村豐樂館明天啓元年（1621）〈侯莊增修館廟記〉[72]

碑曰侯莊村原謂張寨里，因侯氏所居，故名。萬曆四十四年鄉人侯守福、常居仁等相商曰：「廟貌不揚則淒泊不眞，非所以壯大觀而崇祀典也。」於是輸材鳩工，創修正殿東廈、西廈、舞樓等，其中舞樓三間。且將廟名改名曰館廟。廟內現存山門舞樓爲清式建築。

47. 陽城縣潤城鎮王村成湯廟天啓四年（1624）〈增補成湯社廟志〉[73]

碑曰：「天下事，有似難而實易者；有似易，而實難者。」萬曆二十四年王村社衆推舉王子諱裀爲社首重新湯王廟。對高祺祠及祠前月臺、舞樓前卷棚亭臺、正殿前月臺、關聖帝前月臺、正殿香亭、醮盆、舞樓東西兩門、西南房等或重修、或興建，期間創塑白龍、風神、爐、窯等神像，改塑關聖帝法像、侍臣二像，伐石柱四根以待後用。工程浩大，始於萬曆二十四年，歷時達二十餘年，經四十三年、四十六，直至天啓三年才告竣完工。據「舞樓前卷棚亭臺」可知，廟中正殿之前分設獻殿、舞樓，供祭祀時供盞演劇所用。

48. 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辦夏匠村精忠廟崇禎二年（1629）〈創建舞樓碑〉[74]

此碑漫漶嚴重，僅佈施善士部分可辨識一部分。題額楷書「創建舞樓碑記」，落款大明崇禎二年小春月吉旦。廟內現存山門舞樓爲清式建築。

---

71 碑存襄垣縣城隍廟鼓樓門洞下，笏首方趺，碑高188釐米，寬77釐米，側寬26釐米。

72 碑存高平市石末鄉侯莊村豐樂館，壁碑，正書碑高100釐米，寬45釐米。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46。

73 碑原存陽城縣潤城鎮王村成湯廟，碑高163釐米，寬65釐米；張星社：《陽城商湯文化》，頁169-170。

74 碑存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道辦夏匠村精忠廟西看樓一層北側山牆，笏首方趺，碑高172釐米，寬67釐米。

臺灣大學學術資訊資料庫

49. 平順縣北社鄉西青北村禹王廟明崇禎四年（1631）〈新修戲樓佈施碑記〉[75]

碑文主要以記名爲主，直言禹王廟新建戲樓三間，內容簡略。經費來源於之前修塔餘資及變賣社內羊十隻所得，再有集資，方才完成戲樓的興建。車文明先生認爲明代對戲樓的稱呼多爲「樂樓」、「樂亭」，以「樂」名之者甚多，很少以「戲」名之，此碑反映明末清初戲曲活動及人們戲曲觀念的轉變。[76]武鄉縣南山神祠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修佛神殿記〉中亦有「戲樓」之稱。

50. 壺關縣神北村眞澤宮崇禎十一年（1638）〈朝眞觀敕建重修山門碑記〉[77]

碑曰二仙眞人，以孝昇仙，以孝受封，以孝享祀，爲上黨較爲興盛區域性神靈之一。社首李奉明等，用崇禎九年、十年、十一年錢糧啓蓋樂樓，上加八尺，下按戲臺。功竣於崇禎十一年。該廟山門舞樓現爲三連臺，分別於雍正五年、道光七年進行修繕，風格樸素簡潔略有明末遺風。

51. 高平市神農鎮故關村炎帝行宮明崇禎十六年（1643）〈創修演奇樓碑記〉[78]

碑曰炎帝行宮於崇禎十六年創修舞樓一座，美其名曰「演奇樓」，其目的爲「以和神人」，又詳細記錄社衆犒勞匠人酒飯明細等。此種專門爲舞樓命名的現象，亦有晉祠「水鏡臺」、澤州辛壁成湯廟「禮樂樓」、高平王何五龍宮「慶雲樓」等，體現了人們對戲曲藝術的審美情趣所在。廟內現存戲臺爲光緒三十四年（1908）重修之物。

---

75 碑存平順縣北社鄉西青北村禹王廟，壁碑，碑高52釐米，寬63釐米。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69。

76 車文明先生對此碑文有詳盡考述，參見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69-371。

77 碑存壺關縣神北村眞澤宮山門門道東壁，壁碑，碑高42釐米，寬52釐米。

78 碑存高平市神農鎮故關村炎帝行宮山門內壁，笏首，額正書「創修演奇樓碑記」，碑高72釐米，寬38釐米。王福才：〈高平市炎帝陵及其行宮演奇樓考〉，《中華戲曲》第26輯（2002年4月），頁98-11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三）方志中載錄的神廟劇場

表：上黨地區方志中載錄的神廟劇場列表[79]

編號	名稱	內容摘要	資料來源	備註
1	長治縣關帝廟弘治十六年佾舞□	「前殿、後寢、左右廊廡、佾舞□□……起於弘治十三年庚申五月十日，落成於十六年。」	光緒二十年刻本《長治縣誌》卷三《祠祀志》	
2	長治縣崔府君廟弘治年間舞樓	「創自弘治中，……廈於舞樓者，爲楹各四，則隆慶、萬曆中相繼爲之。」	光緒二十年刻本《長治縣誌》卷三《祠祀志》	
3	長治縣馬神廟嘉靖年間舞樓	明嘉靖進士栗永祿撰文「……正殿以逮兩楹，虞園舞樓之類，皆用重造，煥然改觀。」	光緒二十年刻本《長治縣誌》卷三《祠祀志》	
4	長子縣靈貺王廟嘉靖十四年（1535）舞雩樓	長子縣嘉靖十四年（1535）〈靈貺王廟創建舞雩樓碑〉存目	光緒八年版《長子縣誌》卷七[80]	
5	長子縣關帝廟萬曆年間娛神樓	「廟建于明初，萬歷時移娛神樓。」	嘉慶版《長子縣誌》卷五《祠祀志》	
6	長子縣崔府君廟嘉靖二十五年（1546）舞樓	「重修……增以戲臺，皆故所無者也。四十一年複修，又增建舞樓。康熙十四年官紳統修，乾隆四十一年重修舞樓。」	嘉慶版《長子縣誌》卷五《祠祀志》	廟僅存正殿，現爲長子縣一中
7	長子縣崔府君廟嘉靖二十五年（1546）戲臺	「明嘉靖二十五年重修，張美爲記……增以戲臺，皆故所無者也。」	光緒八年刻本《長子縣誌》卷五《祠祀》	同上

[79] 表格中有針對同一神廟中舞樓，不同時間，或不同人物對舞樓的記載，需要甄別，爲關照資料的完整性，現全部列入表格。

[80] 豫謙、楊篤：《長子縣誌》光緒版，收於《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第8冊，頁3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	長子縣三峻廟弘治年間舞樓	「在西郭外，元延祐六年達魯花赤塔出重修，明弘治時又修，邑人阮勤記，金碧耀焜冠諸廟，露臺下有舞樓五楹。」	乾隆版《潞安府志》卷七《附群祀》	
9	長子縣三峻廟明嘉靖年間（1522-1566）戲臺	「嘉靖年間創建舞樓，萬曆五年重修，劉永寧爲記。」	光緒八年刻本《長子縣誌》卷五《祠祀》	
10	長子縣崔府君廟萬曆四十一年廡樓	「萬曆四十一年，增建廡樓。」	乾隆《潞安府志》卷七《群祀》	
11	屯留縣城隍廟明成化十四年南樂樓	「舊在縣治北，明成化十四年知縣王紳移東南隅。正殿五楹，前獻殿三楹，東西廊房各十三楹，南樂樓五楹，左土地祠。」	光緒《屯留縣誌》卷二《祠廟》十一	
12	屯留縣三峻廟明代舞樓	「明邑令韓複禮葺正殿五楹，寢殿三楹，兩廊、舞樓暨齋房、山門約二十四楹。」	乾隆《潞安府志》卷七《群祀》	
13	屯留縣三峻廟明萬曆七年舞樓	「（萬曆）乙卯六月朔日告成……增修西廊房十楹，舞樓三楹。」	光緒十一年刻本《屯留縣誌》卷六明·李尙志《重修三峻山神廟記》	
14	潞城市正德辛巳（十六年1521）大禹廟樂樓	「正德辛巳，里人劉仲實等視其傾頹之甚，集村衆而諭之捐資爲倡，擇勤厚者司其事，里人爭出所有，不百日而厥功告成，正殿五楹，東西各五楹，中建樂樓。」	乾隆版《潞安府志》卷三十二《藝文續》十二	
15	潞城市明代李衛公廟樂樓	「廟在縣治東北三十里神頭村北山之陽，舊立殿堂、寢室……樂樓、牲庖、齋廊、中門、路門、將軍土地神祠，以間計，約百楹。」	弘治版《潞州志》卷九《潞城縣·詞翰志》	

臺灣人類學傳統研究資料庫

16	襄垣縣昭澤王廟萬曆三十年樂樓	「樂樓一座，廊房六間，萬曆三十年建，乾隆二十四年重修。」	乾隆《襄垣縣誌》卷二《建置》	
17	襄垣縣沼澤王廟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樂亭	「樂亭臺榭隆起，下開磚券正門。」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襄垣縣誌》卷七明．王雲龍〈重修昭澤王廟記〉	
18	襄垣縣五瘟廟崇禎十七年樂樓	「在西門外，正殿三間，香亭三間，東西兩廊各五間，樂樓五間（崇禎十七年）。」	乾隆《襄垣縣誌》卷二《建置》	
19	襄垣縣城隍廟嘉靖三十四年（1555）樂樓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明郝良臣〈城隍廟碑記〉中載「作樂樓」。	據乾隆四十七年刻本《襄垣縣誌》卷七	
20	武鄉縣明靈王廟萬曆九年舞亭	「萬曆九年……大爲增擴，折建正殿三楹，舞亭三間，兩翼房各三間。」	乾隆五十五年刻本《武鄉縣誌》卷四《藝文》	
21	武鄉縣南神山萬曆年間戲樓	魏光續撰文（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凡前殿、後寢、戲樓、東西門並襲周回廊廡、大門、樓臺、甬道……並增」。	乾隆五十五年《武鄉縣誌》卷五《藝文》明天啓三年《重修南山神廟碑記》	
22	高平市城隍廟萬曆庚辰（八年1580）樂樓	「金大定癸卯創建……及萬曆庚辰……中爲樂樓三楹。」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高平縣誌》卷二十楊應中《重修城隍廟記》。	《高平金石志》[81]收錄
23	沁縣定昌鎮城隍廟萬曆三十一年戲閣	「萬曆三十一年，……崇垣繚繚，戲閣崢嶸。」	乾隆版《沁州志》之《藝文》	《沁州碑銘集》[82]收錄
24	平順縣侯壁村大禹廟明正德十六年（1521）	「正殿五楹，東西各五楹，中建樂樓，前設重門，圍以牆垣。」	乾隆版《潞安府志》卷三十二《藝文志》十二[83]	

81 王樹新：《高平金石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05。

82 梁曉光：《沁州碑銘集》，頁76。

83 〔清〕張淑渠、姚學瑛、姚學甲：《潞安府志》乾隆版，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31冊，頁75。

臺灣上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5	黎城縣城隍廟明代樂樓	「殿前爲享亭，亭前爲樂樓。」	康熙二十一年《黎城縣誌》之「祠祀」[84]	
26	黎城縣城隍廟嘉靖三十一年舞樓	「南爲門三楹，巍宏壯麗，爲黎勝觀」。	明靳惟精嘉靖三十一年《重修城隍廟門樓記》	《黎城舊志五種》

（四）上黨明代神廟劇場資料統計

表：上黨明代神廟劇場資料統計[85]

1. 沁水縣城關玉皇廟明宣德七年（1432）舞樓。存
2. 陵川縣潞城鎮郊底村白玉宮成化七年（1471）武樓。碑刻載錄
3. 陽城縣劉家腰村北崦山白龍廟明成化十四年（1478）舞樓。碑刻載錄
4. 屯留縣城隍廟明成化十四年南樂樓。方志載錄
5. 澤州縣辛壁村成湯廟明弘治十四年（1501）「禮樂樓」。改建。碑刻載錄
6. 長治縣關帝廟弘治十六年佾舞□。方志載錄
7. 長治縣崔府君廟弘治年間舞樓。方志載錄
8. 長子縣三嶻廟弘治年間舞樓。方志載錄
9. 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明正德十年（1515）樂樓。存
10. 長子縣靈貺王廟嘉靖十四年（1535）「舞雩樓」。方志載錄
11. 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成湯廟明嘉靖十五年（1536）「舞樓」。存
12. 陽城縣鳳城鎮下孔村成湯廟明正德十六年（1521）「看樓」。碑刻載錄
13. 平順縣侯壁村大禹廟明正德十六年（1521）「樂樓」。碑刻載錄
14. 潞城市大禹廟正德辛巳（十六年1521）樂樓。方志載錄
15. 黎城縣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9）戲臺。存
16. 沁水縣上木亭村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5）舞樓。存
17. 長子縣城關鎮崔府君廟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戲臺」。碑刻載錄
18. 沁水縣胡底鄉玉溪村三官殿嘉靖三十一年（1552）「樂舞庭」。碑刻載錄
19. 晉城市城區五門村玉皇廟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舞樓」。碑刻載錄
20. 長治市潞安府城隍廟嘉靖三十四年（1555）山門舞樓。存
21. 高平市寺莊鎮靖居村總聖仙翁廟嘉靖四十年（1561）「看牆」。碑刻載錄
22. 高平市周纂鎮大周村湯王廟嘉靖四十一年（1562）「戲樓」。碑刻載錄

---

84 〔清〕程大夏、李禦、李吉：《黎城縣誌》康熙版，收入《黎城縣誌五種》，頁128。

85 此表中所列明代神廟劇場史料相關說明：(1) 劇場實物遺存優先；(2) 碑刻載錄次之；(3) 最後爲方志載錄；三者之中如記載同一神廟劇場，只取其一，按前述要求排除。另：金元舞樓在明代修繕不列入此表。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23. 長子縣府君廟嘉靖四十一年（1562）「舞樓」。方志載錄
24. 長治縣馬神廟嘉靖年間舞樓。方志載錄
25. 長子縣三嶐廟明嘉靖年間舞樓。方志載錄
26. 澤州縣周村鎮東嶽廟明隆慶四年（1570）「樂舞亭」。碑刻載錄
27. 壺關縣集店鎮集店村東嶽廟明萬曆二年（1574）「舞佾樓」。碑刻載錄
28. 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辦龐圪塔村玉皇廟明萬曆三年（1575）「山門舞樓」。碑刻載錄
29. 長子縣北高廟烈士紀念塔下萬曆五年（1577）「舞雩樓」。碑刻載錄
30. 陽城縣上孔湯帝廟萬曆五年（1577）「舞樓」。碑刻載錄
31. 屯留縣三嶐山三嶐山神廟萬曆七年（1579）「舞樓」。碑刻載錄
32. 高平市城隍廟萬曆八年（1580）樂樓。方志載錄
33. 武鄉縣明靈王廟萬曆九年舞亭。方志載錄
34. 沁水縣中村鎮澗河村舜帝廟萬曆十二年（1584）「舞亭」。碑刻載錄
35. 高平市北詩鎮西韓莊玉皇廟萬曆丙戌十四年（1586）「舞樓」。碑刻載錄
36. 澤州縣大陽鎮大陽湯帝廟萬曆十九年（1591）「舞樓」。碑刻載錄
37. 陽城縣潤城鎮東嶽廟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舞樓」。碑刻載錄
38. 陽城縣駕嶺鄉西窪村湯帝廟萬曆十二年（1584）「舞亭」。碑刻載錄
39. 高平市北詩鎮北詩村神農廟萬曆二十四年（1596）「舞樓」。碑刻載錄
40. 長治縣城關崔府君廟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舞榭」。碑刻載錄
41. 高平市北詩鎮中坪村二仙宮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舞樓」。碑刻載錄
42. 高平市北詩鎮郝莊村玉皇廟萬曆三十年（1602）「舞樓」。碑刻載錄
43. 沁縣定昌鎮城隍廟萬曆三十一年戲閣。方志載錄。
44. 襄垣縣昭澤王廟萬曆三十年樂樓。方志載錄
45. 高平市河西鎮南莊村玉皇廟萬曆三十四「看牆」。碑刻載錄
46. 武鄉縣南山神祠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戲樓」。碑刻載錄
47. 陽城縣西河鄉中寨村成湯廟萬曆三十九年（1611）「舞樓」。碑刻載錄
48. 陽城縣潤城鎮王村成湯廟萬曆四十二年（1614）「舞樓」。碑刻載錄
49. 陽城縣芹池鎮芹池村北東嶽廟萬曆四十五年（1617）舞樓。碑刻載錄
50. 陽城縣鳳城窯頭村白龍廟萬曆四十五年舞樓。碑刻載錄
51. 澤州縣高都東嶽廟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舞樓」。碑刻載錄
52. 襄垣縣城關城隍廟萬曆年間舞樓。存
53. 長子縣關帝廟萬曆年間娛神樓。方志載錄
54. 高平市石末鄉侯莊村豐樂館明天啓元年（1621）「舞樓」。碑刻載錄
55. 沁水縣郭壁村崔府君廟明天啓三年（1623）舞樓。存
56. 高平市王何村五龍宮天啓五年（1625）「慶雲樓」。存
57. 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辦夏匠村精忠廟崇禎二年（1629）「舞樓」。碑刻載錄
58. 平順縣北社鄉西青北村禹王廟明崇禎四年（1631）「戲樓」。碑刻載錄
59. 壺關縣神北村眞澤宮崇禎十一年（1638）「樂樓」。碑刻載錄
60. 高平市神農鎮故關村炎帝行宮明崇禎十六年（1643）「演奇樓」。碑刻載錄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圖書資料庫

61. 襄垣縣五瘟廟崇禎十七年樂樓。方志載錄
62. 澤州縣東四義村清震觀仿金歌臺。存
63. 襄垣縣下良村東嶽廟明代戲臺。存
64. 沁水縣城隍廟明代山門舞樓。存
65. 屯留縣三嶧廟明代舞樓。方志載錄
66. 潞城市明代李衛公廟樂樓。方志載錄
67. 黎城縣城隍廟明代樂樓。方志載錄

二、明代上黨神廟劇場的特點

（一）區域分佈特點

據車文明先生《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中統計，全國明代戲臺的遺存，大約有八十餘座，近一半集中在山西省。[86]車先生亦對山西省明代戲臺資料進行了詳細統計，共計一百一十三處，其中上黨地區三十八處。馮俊傑先生《山西戲曲碑刻輯考》中收集山西明代戲曲類碑刻四十三通，其中上黨地區二十一通。在此基礎上，筆者通過進一步調查收集，統計出有關上黨地區明代神廟劇場資料共六十七條。就目前收集掌握的資料來看，上黨地區明代興建或重修的劇場建築有確鑿證據的涉及六十五座神廟。[87]這些神廟劇場遍佈於上黨地區各縣區村鎮，從另一面反映了明時上黨地區神廟劇場演劇的繁榮景象。

目前，就上黨區域內可知明代神廟劇場的分佈情況而言，上黨中部的高平縣與上黨西南部的陽城縣所占比例最高，均爲十一座，各自占到上黨地區明代劇場總量的近六分之一。其次，澤州縣八座，長子縣七座，沁水縣六座，長治縣五座，襄垣縣四座，屯留縣三座，黎城縣、潞城縣、壺關縣、平順縣各兩座，沁縣、陵川縣各一座，位於上黨西北邊緣的沁源縣目前未發現有關明代神廟劇場的實物遺存及相關記載。

從人文環境角度看，神廟劇場分佈似乎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宋金元時期廣泛分佈於山野鄉村的神廟劇場逐漸向府州縣一級的行政中心推進，[88]

86　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頁53。

87　文獻資料顯示，黎城縣城隍廟、長子縣府君廟明時均爲兩座舞樓，據車文明先生《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中有詳細考述，頁90-91。

88　沁縣關王廟宋元豐三年（1080）〈威勝軍新建蜀蕩寇將□□□□關侯廟記〉「舞樓」碑刻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明代已經大規模進駐。尤其各府、州、縣的城隍廟中，劇場的設置大概成爲禮制的必備設施，不可或缺。所謂「禮」即指古代社會的行爲規範與行事法則，是統治階級用以維護綱紀，穩定社會的法器。戲曲發展至明代，不僅承載著其祭祀禮儀功能，且教化功能亦有大步提升，足見戲曲地位之提升，且逐步被納入到禮儀範疇之中。這種趨勢與明代加強儒學統治、嚴守綱常倫理、復興傳統禮樂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以致劇場設施幾乎成爲遍佈明王朝各府、州、縣城隍廟中的標準配製，上黨地區亦不例外，從上述大量神廟劇場的實物遺存及方志、碑刻載錄可以明顯看出這一變化趨勢。

（二）部分舞樓仍保留了金元建築風格

羅德胤先生《中國古戲臺建築》在總結明清戲臺在構架上的發展趨向時，將明清劇場構架趨向分爲四種，其一便是與金元舞亭一脈相承的亭式，[89]曹飛先生在總結元代神廟戲臺的基本特徵時指出「大多數元代戲臺的平面呈現出近似方形，這與其扒梁式梁架結構相適應」[90]。從上黨地區現存的十餘座明代劇場看，此種金元遺風亦很明顯。

從舞樓頂制風格看，仍然使用歇山頂，亭式扒梁結構。或單簷歇山，如沁水縣城關玉皇廟舞樓、襄垣縣東良村東嶽廟舞樓、澤州縣東四義村清震觀仿金歌臺等；或歇山頂山花向前，如沁水縣上木亭村城隍廟明嘉靖十八年（1535）舞樓、沁水縣郭壁村崔府君廟天啓三年（1623）舞樓；或十字歇山頂，如襄垣縣城關城隍廟舞樓前臺。

從舞樓平面看，平面呈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甚至仍有平面呈縱向長方形者。前者如沁水縣城關玉皇廟明宣德七年（1432）舞樓，面闊7.1米，進深6.8米；沁水縣郭壁村崔府君廟明天啓三年（1623）舞樓，面闊、進深均爲6.4米；澤州縣東四義村清震觀仿金歌臺，面闊、進深亦均爲6.08米。後者如沁水縣上木

原存地關侯廟，並非在城鎮之中。北宋之前沁州地區的行政中心位於銅鞮，即今沁縣故縣鎮。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始於潞州銅鞮縣亂柳石圍中建威勝軍，「亂柳」即今之沁縣城南十公里之段柳鄉所在地，故北宋時期關侯廟所在地亦屬山野鄉村之所。沁縣史志辦公室編：《沁州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82。

89 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頁39。

90 曹飛：《敬畏與喧闐：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頁61。

臺灣大學藝術學刊資料庫

亭村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5）舞樓，面闊4.73米，進深7.15米，平面呈縱向長方形。這些特徵明顯保留了金元舞樓的建築形制。

從碑刻文獻資料記載看，一些神廟內金元時期的舞樓在明代依然擔當著供饌演劇的雙重任務，同時也不斷地對舞樓進行修繕，直到明代中葉後，甚至到清中葉才順應大局，在神廟之中建立新式舞樓。如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成湯廟，正統十年（1445）年里人原大器、孫鬱、許眞靈輩依然對廟內金代舞樓進行了修繕，[91]至明中葉嘉靖十五年（1536）「首建舞樓一所，一高二底」[92]，創建了新式舞樓；沁水縣郭壁村崔府君廟明萬曆四年（1576）〈重修府君祠記〉載，明代嘉靖癸亥（1563）至萬曆丙子（1576）的這次修繕，歷時十三年，其中對「舞樓」等的修繕「悉如舊制」，[93]保留了原貌，直到天啓三年「秋河漲，侵廟，先通政府君集衆議改創渭溝之北」，據白秀芹女士考證，府君廟遷移時間當在天啓三年至崇禎辛未之間，[94]明末的此次遷建，依然將舞樓設計爲金元風格。

再者，如平順縣北社鄉東河村九天聖母廟，明洪武十二年（1379）仍然對廟中創建於北宋靖國元年（1101）的舞樓基址進行修繕，[95]嘉靖四十一年（1562）將原舞樓木柱易爲石柱，[96]甚至到康熙十二年還在改建這座舞樓，直至康熙十五年（1676）九天神母廟才創建了新式的山門戲樓。[97]延保全先生在考述陽城縣澤城村成湯廟時，亦對該廟的劇場演變作出合理推斷，認爲「明代湯帝廟（金）舞庭還在肩負著祀神和演劇的雙重職能，然而直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山門舞樓創建以來，才徹底結束了舞庭演劇的歷史，從而成爲單純的祭獻之所，其名稱

91 明成化十八年（1482）〈重修下交神祠記〉，碑存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成湯廟內獻殿，碑高170釐米，寬88釐米。

92 明嘉靖十五年（1536）〈重修正殿廊廡之記〉，碑存陽城縣下交村成湯廟拜殿內，笏首方趺，碑高203釐米，寬82釐米。

93 碑已不存，碑文乃過去抄錄，未記規格。參見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265。

94 白秀芹：〈沁水縣郭壁村府君廟及其戲臺考〉，《山西賽社專輯》第107、108期，頁135-160。

95 見明洪武十二年（1379）〈東谷社增修武（舞）樓記〉，碑刻現存平順縣北社鄉東河村九天聖母廟嵌於正殿東壁外側，壁碑，正書，碑高47釐米，寬51釐米。

96 見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九天聖母祠記〉，碑存平順縣北社鄉東河村九天聖母廟俯舞亭內，笏首方趺，正書，碑高228釐米，寬73釐米。

97 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修九天聖母廟碑記〉載：「自甲寅年起工，改建舞樓。乙卯年改建梳洗樓，補修十帥殿，丙辰年新建戲樓，三載而四功告成。」碑存平順縣東河村九天聖母廟俯舞亭內，笏首，正書，碑高234釐米，寬67釐米。

臺灣大學藝術學刊資料庫

也隨之改稱獻庭，眞正變成了獻殿」。[98]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黨地區對神廟及劇場佈局形制的創建與改革，突顯出一些觀念上的「保守性」，正如馮俊傑先生〈略論明清時期的神廟山門舞樓〉中所言「中國古代神廟裡的建築藝術，自有它歷史傳承的相對穩定性、保守性，神廟戲臺也是這樣，不到不得已絕不會輕言改革」。[99]而正是這些「保守」的神廟，爲我們認識神廟劇場的演變提供了客觀的現實依據，這與上黨地區發現的《禮節傳簿》等賽社抄本中所呈現的「音樂、歌舞、隊戲、正隊、院本、雜劇等」樂舞戲曲文化層積現象極其相似，馮俊傑先生言「是民間賽社傳統的惰性造成的」[100]，這無不體現出上黨民衆對神靈敬畏的嚴肅性及強烈的崇古思想。

（三）舞樓形制佈局的改革創新

但事物的發展總帶有一定的不平衡性，鄉村的保守與城市的開放是相對而言的，同樣是明代，一些神廟開始嘗試對新式劇場的改革與創新，這可能更多的發生在城市中正統神廟之中，或者說城市中正統神廟更爲直接地接受了新式劇場形制的改革成果並加以積極推廣。可見觀念的改變爲其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促使神廟劇場形制格局變革的另一個因素，可能與神廟所處的地形地勢局限密切關聯。

戲曲藝術在舞臺上的表演形態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戲臺形制的演變，車文明先生通過詳細論證，認爲「明代北方戲臺的變化，應解釋爲北雜劇的變化以及建築藝術發展所帶來的結果」[101]，隨著明代戲曲表演規模擴大化及觀賞性的增強，舞樓變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擴展表演空間；二是開闢觀劇空間。上黨地區亦不例外，積極湧入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劇場改革浪潮之中，探索前進。

1. 表演空間的演變

表演空間的擴展需求是導致戲臺形制佈局變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戲臺佈局形制上看，神廟之中明代舞樓最大的變化就是突破了方形格局，變爲橫向長方

98 延保全：〈陽城縣澤城村湯帝廟及賽社演劇題記考〉，《民俗曲藝》第107、108期（1997年5月），頁37-68。

99 馮俊傑：〈略論明清時期的神廟山門舞樓〉，頁85-94。

100 馮俊傑：《戲劇與考古》，頁39。

101 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頁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開間亦由單開間變爲三開間或五開間。與此同時，屋頂梁架也發生了重要變革，由亭式扒梁結構轉變爲殿堂式抬梁結構。羅德胤先生認爲明清戲臺「多拋棄『亭式扒梁結構』轉而採用與普通建築更爲接近的、利於橫向拓展的『廳堂式抬梁結構』」。[102]馮俊傑先生《山西神廟劇場考》、車文明先生《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曹飛先生《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等著作中亦有對明代舞樓形制格局演變的相應總結概括，[103]延保全先生亦通過對沁水縣城關玉帝廟明宣德七年（1432）舞樓梁架結構的實例解析，認爲「該廟戲臺的外觀與元代戲臺無甚區別，但摒棄亭式的扒梁結構，轉而採用正統廳堂式的五架梁樣式」，且進一步從建築力學角度分析，認爲「扒梁的缺陷在於當戲臺兩側擴展時，此種梁架就會變得複雜，且縱橫向扒梁受力不均」，[104]而殿堂式抬梁結構則較爲實用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從其實物遺存看，抬梁式結構已很普遍，如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正德十年創建的舞樓梁架爲五架梁對前後單步梁，沁水縣上木亭村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5）移建的舞樓其梁架也是五架梁抬梁式結構，高平王何五龍宮天啓五年（1625）「慶雲樓」、襄垣縣下良村東嶽廟舞樓、沁水縣城關城隍廟舞樓等均爲殿堂式抬梁結構。

從碑文載錄看，亦有多處記載舞樓爲三楹，如高平北詩鎮郝莊村玉皇廟「萬曆三十年（1602）二月初二日興工創立舞樓三間」[105]，陽城縣西河鄉中寨村成湯廟萬曆三十九年（1611）〈重修成湯廟碑記〉載「門三楹、舞樓三楹」[106]，高平市石末鄉侯莊村豐樂館明天啓元年（1621）〈侯莊增修館廟記〉載「舞樓三間」[107]；而將舞樓設計爲五楹的也不少，如高平市周纂鎮大周村湯王廟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湯王廟東廊並神廚記〉載「戲樓五楹，內築石□數

102 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頁39。

103 分別參見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頁152；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頁74；曹飛：《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頁71。

104 延保全：〈沁水縣城關玉帝廟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舞樓記〉〉，收入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418。

105 萬曆三十年（1602）〈澤州高平縣十七都平頭西里郝莊村爲重修文館之碑記〉，碑存高平北詩鎮郝莊村玉皇廟山門舞樓過道東牆，壁碑，尺寸未測。

106 萬曆三十九年（1611）〈重修成湯廟碑記〉，碑存陽城縣西河鄉中寨村成湯廟正殿西側牆壁上，碑高144釐米，寬55釐米。

107 天啓元年（1621）〈侯莊增修館廟記〉，碑存高平市石末鄉侯莊村豐樂館，壁碑，正書碑高100釐米，寬45釐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層」[108]，高平北詩鎮西韓莊玉皇廟萬曆十四年（1586）〈新建二仙暨子孫殿記〉載「並建拜殿、舞樓五間、東西行廊一十四間」[109]；甚至出現開間爲六楹的大舞樓，如澤州縣大陽鎮大陽湯帝廟萬曆十九年（1591）〈重修舞樓記〉載「舞樓六楹」。

從戲曲演出體制角度看，雜劇表演人物較少，所需場所不大。傳奇演出人數增多，就可能要求演出場所有所擴大。梆子戲表演，劇場所需空間更大。就演劇空間而言，明末清初地方戲（上黨地區主要流行梆子戲）逐漸興起，劇中人物及活動範圍已經增加，尤其清中期後，梆子戲中爭戰戲逐步盛行，因此對演出空間亦提出了新的要求，碑文中此種呼籲較爲常見。

2. 山門舞樓的嘗試與流行

表演空間得到擴展，這只是明代神廟劇場改革的第一步。更爲關鍵的在於觀劇空間的開闢。胡煥庸、張善餘《中國人口地理》統計元代人口約八千五百萬，明初約六千萬，明代盛年約一點四億，明末清初約七千五百萬，[110]可見明中後期，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口激增等因素與神廟劇場的改革擴建有一定關聯。曹飛先生認爲「隨著戲曲藝術的進一步繁盛，神廟演劇愈加紅火，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神廟劇場可容納的觀衆人數有限」。[111]故神廟碑刻中多有因廟院及設施狹小而引發感慨，進而改建的相關記載，如陽城縣鳳臺鎮蒿峪村湯帝廟康熙四十六年（1707）〈重修舞樓記〉載：「獨有舞樓一所，規模狹隘，棟宇崩頹，每遇春秋祈報之時，風雨妄爲之不遊遊者，吾鄉衆襄其事，吾輩總其成，雖不能大改觀，妄是以新一時之□□。」[112]澤州縣大東溝鎮媧皇聖母廟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修大廟創修舞樓碑序〉載：「嫌院宇之狹小，則擴大之；覺舞樓

108 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湯王廟東廊並神廚記〉，碑存高平市周纂鎮大周村湯王廟山門外東牆上碑高156釐米，寬68釐米，側寬18釐米。

109 萬曆十四年（1586）〈新建二仙暨子孫殿記〉，碑存高平北詩鎮西韓莊玉皇廟，尺寸未測。

110 胡煥庸、張善餘：《中國人口地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0。

111 曹飛：《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頁72。作者引用聞喜縣稷王廟乾隆二十九年〈重修水陸殿伯王廟東獻亭西道房改建戲臺西角門並創建東角門碑記〉曰「舞臺與獻亭逼近，地狹人廣，難以多容。」碑存該廟正殿前，碑高242釐米，寬72釐米。

112 康熙四十六年（1707）〈重修舞樓記〉，碑存陽城縣鳳臺鎮蒿峪村湯帝廟操場後壁上，碑高206釐米，寬73釐米。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逼窄，則展布之」[113]。陽城縣潤城鎮中莊村湯帝廟嘉慶二十一年（1816）〈重修東西客房看樓鐘鼓樓山門門外市房並補葺一切碑記〉載：「兩客房、看樓舊制五間，基址殊狹，今則改爲六間，上爲客房看樓，下爲禪室，展其基址而擴大之。」[114] 所以，開闢觀劇空間，擴大神廟的容量迫在眉睫。這似乎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城市化有一定的相似度，即在不能增加面積的境況下，只能尋求於增加高度的空間來彌補平面容量上的短缺，所以城市的樓房遠比鄉村的多，樓層也高的多，聯想到神廟格局，樓式建築無疑爲擴大神廟容量開啓了新的思路。

所以，山門式舞樓的出現，無疑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最便捷、最實用的手段，當然隨後出現的二層看樓也爲開闢觀劇場地作出了巨大貢獻。馮俊傑先生爲山門舞樓定義時指出「（山門舞樓）一般是二層建築，附建左右耳房和院內東西（南北）看樓，外觀是巍峨聳立的山門，內看是高敞氣派的戲臺，底層通行，上層演戲」。[115]車文明先生言及山門舞樓時指出「將山門與戲臺合建，既節省了占地，又擴大了觀演範圍，同時在不增加建築材料的前提下可以使戲臺變得高大美觀，確實是一舉多得的創舉」。[116]山門式舞樓的變革從本體考慮，屬於演出場所的形制的改變，但實際效果卻體現在觀賞舒適度的大大提高。所以說山門舞樓是集山門、舞樓、通道於一體的多功能綜合式建築，這種巧妙的設計將神廟劇場的形制佈局推向了極致，以致明清直至民國期間，神廟山門舞樓式劇場廣泛盛行，遍佈各地。

從目前發現的戲曲文物及碑刻文獻史料判斷，山門舞樓可能濫觴於元代過廳式舞樓，如芮城永樂宮龍虎殿即是山門與舞樓結合的早期產物。就上黨地區來看，山門舞樓的創建大致肇始於明中葉，如黎城縣城隍廟嘉靖十八年（1539）山門舞樓應該算是山門舞樓改革先驅，舞樓位於廟院南端山門位置，因其樓爲三層，頂制爲歇山重簷三滴水，故名「三節樓」，巍峨壯觀，但其不足在於下層爲實砌基座，不可通行，進出廟院需繞東西偏門，至今如此，因此還不能算作眞正意義上的山門舞樓。而從目前發現的神廟劇場文物史料而言，長治市潞安府城隍

113 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修大廟創修舞樓碑序〉，碑存澤州縣大東溝鎮媧皇聖母廟，碑高294釐米，寬92釐米。

114 嘉慶二十一年（1816）〈重修東西客房看樓鐘鼓樓山門門外市房並補葺一切碑記〉，碑存陽城縣潤城鎮中莊村湯帝廟東側，碑高230釐米，寬80釐米，側寬18釐米。

115 馮俊傑：〈略論明清時期的神廟山門舞樓〉，頁85-94。

116 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頁86。

臺灣藝術學術期刊資料庫

廟嘉靖三十四年（1555）山門舞樓已經集山門（二道）、舞樓、通道三者於一體，從一定意義上講，宣告了山門舞樓的正式形成。

隨後，山門舞樓被多數神廟所接納，紛紛創建。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辦龐圪塔村玉皇廟明萬曆三年（1575）〈創建玉皇廟記〉載：「創立玉皇廟一座，正殿五楹，南山門舞樓三間」；[117]長治縣城關崔府君廟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重修崔府君廟碑記〉載：「序窮處□上洞，上爲舞榭，下洞則中門也」；[118]澤州縣高都東嶽廟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創修拜殿山門記〉「創立山門，上爲舞樓，並構拜殿焉。」[119]以上種種皆爲山門式舞樓。甚至有將原非山門式的舞樓拆除，重建山門舞樓的碑刻記載，如晉城市城區五龍河西村五龍宮清順治十七年（1660）〈重創建五龍宮碑記〉：「正殿三楹，前列舞樓……舊舞樓撤去，大門之上建舞樓。」[120]留存至今的高平市王何村五龍宮天啓五年（1625）的「慶雲樓」，雖然不比潞安府城隍廟山門舞樓氣派雄宏，但從形制佈局上看，不僅集山門、舞樓、通道於一體，而且在廟院兩側建立了專門用於觀劇的看樓建築。因此可以說，高平王何五龍宮山門舞樓已經是一座非常完善的山門舞樓式劇場了，它爲衆多鄉村神廟中建立此種外表簡潔、功能強大的綜合式山門舞樓劇場開啓了新模式。上述情況無不證實山門舞樓式劇場在明中後期逐步盛行的趨勢。

3. 看樓的專設

山門舞樓的創建，一定程度上節省了神廟內平面空間的占地面積，擴充了神廟劇場的容量，且將舞樓抬高至通道之上，觀賞的舒適度也大大增強，爲改善觀劇空間作出了較大貢獻。而「看樓」的專設則是神廟劇場觀劇空間的又一大突破。曹飛先生在談及明代末期看樓出現的根本原因時，認爲「由於神廟廟院面積有限，在不能有效增加廟院面積的情況下，如何進一步增容的問題就擺在了主事者的面前。平面維度的增容既然已經不可能實現，剩下的唯一途徑就是從空間角

117 碑存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辦龐圪塔村玉皇廟西廂房廊下，笏首，尺寸未測。

118 碑存長治市城隍廟（文博館）獻殿西側，螭首龜趺，正書，碑通高310釐米，碑身高90釐米，寬92釐米，側寬29釐米，額篆「重修府君廟記」。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03。

119 碑存澤州縣高都鎮東嶽廟內，笏首方趺，碑高210釐米，寬65釐米。

120 碑存晉城市城區五龍河西村五龍宮，笏首，正書，碑高175釐米，寬80釐米。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75。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度考慮，展開立體維度的增容，其結果就是看樓的出現」。[121]車文明先生在〈中國神廟劇場中的看亭〉中指出「出於增加觀眾席的需求以及受封建禮教男女有別、防止在公共場所男女混雜之禮法影響，大約在明代末期，神廟劇場出現了一種新的建築‘二層看樓’」。[122]

就全國範圍講，明代關於神廟之中專設觀劇建築的碑刻記載，可見萬榮縣解店鎮東嶽明正德五年（1510）〈重修子孫神母殿堂記〉載錄的重修「看亭」之事，而山西蒲縣柏山東嶽廟的明代看亭仍留存至今，爲神廟形制佈局中專設觀劇場所提供了有力證據。此種建於舞樓正前方，或屋簷與舞樓緊密相連的看亭多見於南方宗祠劇場，且興建於明末，如浙江衢縣北遊蘭氏宗祠崇禎十五年（1642）戲臺與前廳合一，江西玉山官胡氏祠堂改造於崇禎年間伸出式戲臺；[123]而北方的正面看亭建築多興建與清中後期，如山西夏縣牆下村關帝廟雍正三年（1725）〈創建關帝廟看亭記〉所載看亭，運城市舜帝陵重修於道光十五年（1839）的看亭，以及河北內丘縣王交臺牛王廟同治十年（1871）創建的「照棚」等等。[124]

就上黨地區而言，關於觀劇場所的最早記載，可見陽城縣鳳城鎮下孔村成湯廟明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土地廟碑記〉載：「斯邑創建成湯廟，以爲萬年報祀之所也。不特是爾。五穀之祠建之於左，土地之祠樹之於右。列看樓于兌方，起崇門於離方。規模深遠，氣象森嚴。……正殿三楹，一修於義官城鼎，再修於耆老郝敬東。西看樓推舊爲新者，有郝堅、程通焉。」[125]按古代八卦方位推算此看樓於「兌方」，即爲西，於後文直書「西看樓」一致，而起「崇門於離方」即指崇門建於正南，當爲下孔村成湯廟之廟門建築，從神廟形制佈局及建置看樓情況分析可知，此處「崇門」或爲山門，或爲山門舞樓。據碑刻載錄「看樓」可知，至遲在明中葉，上黨地區神廟劇場內已有專門的側方位看樓設置，這無疑比現存山門舞樓式帶看樓的高平王何五龍宮劇場早了一百多年。

在近期對上黨地區神廟的調查過程中還發現兩處有明代紀年的「看牆」碑刻記載，一是高平市寺莊鎮靖居村總聖仙翁廟嘉靖四十年（1561）〈重修總聖仙翁

121 曹飛：《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與研究研究》，頁80。
122 車文明：〈中國神廟劇場中的看亭〉，《戲曲研究》第87輯（2013年4月），頁151-160。
123 參見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頁96。
124 參見車文明：〈中國神廟劇場中的看亭〉，頁150-160。
125 劉伯倫等：《下孔村志》，頁355-356。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廟碑記〉載：「周圍磚砌創立，複修應壁、看牆。」[126]一是高平市河西鎮南莊村玉皇廟萬曆三十四〈重修看牆記〉載「大明山凱撒州高平陵川縣一社五莊，二十六年維那頭皇甫瑤同弟皇甫政等，重修看牆一坐，永遠記」。[127]靖居村總聖仙翁廟現破敗不堪，南莊村玉皇廟亦損壞嚴重，但基本廟貌仍存，此處所載「看牆」是爲影壁？還是專門用於觀劇之場地？南莊村玉皇廟戲臺位於最下院，坐南面北，二道山門位於戲臺對面一座高臺之上，臺闊同於院落的寬度，進深約3米，恰是一處很好的觀劇看臺，看臺立面爲青石砌就，高約3米，且東西兩側原有看樓，今破損。「看牆」碑刻亦鑲嵌於二道山門的東側壁內。看牆是否即指此看臺？此處存疑待考。另外在高平市城區秦莊村玉皇廟也有類似格局的看臺，看臺位於戲臺對面，二道山門下兩側，青石砌就，高1.5米，闊同院落寬度，約20米，臺上進深3米，據村民講，此處亦爲觀劇的有利地形，比起兩側看樓，角度更好。再者，長子縣八里窪三嵕廟康熙四十年（1701）〈重修碑記〉載康熙三十八年（1699）「創立東西戲樓六間，迎神庭二楹，看牆一屏」；[128]陽城縣下孔村湯王廟雍正九年（1231）〈重修東西兩門樓碑記〉載「大門裡看牆並東西欄口亦煥然改新」；[129]沁縣故縣鎮原城隍廟清光緒十二年（1886）〈故縣鎮重修城隍廟碑〉亦載錄「樂樓、看牆」信息，[130]可見「看牆」當爲神廟之中一種常見的建築。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山門舞樓與二層看樓所組合而成的神廟劇場模式，在明中後期漸趨於完善，且在衆多神廟中推廣開來。此種現象清代神廟劇場表現的更爲明顯，不論從劇場實物遺存，還是碑刻載錄情況看，都已是不爭的事實。

（四）一些明代創建清代重修的舞樓斷代困難

明代演劇場所除少數保留金元風格的舞樓及帶有官辦性質的規模宏大的舞樓（如城隍廟）外，大多數存留於廣大鄉村神廟之中。由於明中葉後，建築形制多

126 碑存高平市靖居村仙翁廟內，壁碑，碑高35釐米，寬43釐米。

127 碑存高平市河西鎮南莊村玉皇廟山門東壁，尺寸未測。

128 碑文見楊太康、曹占梅：《三晉戲曲文物考》，頁407。

129 雍正九年（1231）〈重修東西兩門樓碑記〉，碑存陽城縣下孔村湯王廟內，參見劉伯倫等：《下孔村志》，頁364。

130 梁曉光：《沁州碑銘集》，頁10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與宋《營造法式》脫節，且清雍正十二年（1734）《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頒佈，規定建築用材體量上普遍偏小，再加上一些鄉村神廟的修繕在財力、物力、人力等多方面因素上的局限，致使神廟劇場建築多體量窄小，形制簡潔，以致修繕週期縮短，修繕次數增多，一些劇場建築很難保持原貌。且一些在明代初中期創建的舞樓，在後期的修繕中，工匠多以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爲準則，這可能對明代建築的原貌修繕是一種致命打擊。一些神廟內碑刻明確載錄舞樓建於明代，但現存舞樓卻很難看出是明代建築，倒是清式風格更爲明顯，所以，這些創修於明重修於清代的神廟劇場建築斷代相對困難。馮俊傑先生認爲「明代前期重要建築多本於元，後期至清代前期則‘百花齊放’，頗顯‘混亂’，表現出‘破’與‘立’之時的複雜過程，所以明中葉至清前期的建築斷代問題是最難解決的，非有確切的文字記載一般不可妄斷」。[131]但在上黨地區，有一些明確記載的明代中後期創修的神廟劇場建築，本已無「法式」可循，再歷經修繕，故斷代非常困難。舉例如下：

編號	劇場名稱	年代	簡介	備註
1	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道辦龐家疙塔村玉皇廟山門舞樓	明萬曆三年（1575）創修，嘉慶二十二年（1817）重修	坐南面北，懸山頂三楹，一面觀。屋頂黃綠琉璃脊、筒瓦覆布。通面闊8.5米，其中明間3.25米；通進深兩間4.9米。柱高3.0米。東西耳樓硬山頂各兩間，進深四椽，通面闊5.35米，進深3.85米。東西兩側看樓硬山頂各五間，灰脊板瓦，通面闊12.55米，進深4米。廟存碑刻載錄舞樓創建於明萬曆三年，後歷代重修。	2014年7月29日筆者實地調查
2	高平市北詩鎮北詩村炎帝廟山門舞樓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	坐南面北，懸山頂三楹，小三面觀。屋頂灰脊板瓦覆布。臺上圓石柱。柱上置額枋。柱頭科，瓜棱鬥，三踩單下昂，出斜栱，三縫，耍頭螞蚱頭。平身科，明、次間各一攢，瓜棱鬥，三踩單下昂，出斜栱，五縫。進深四椽，五架梁通達前後。通面闊7.3米，	2013年8月24日筆者實地考察

131 馮俊傑：〈中國古戲臺的斷代問題〉，《戲劇》總第148期，2013年第2期（2013年4月），頁17-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其中明間3.1米，進深4米，柱高2.9米，下層山門通道高3.16米。兩側耳房硬山頂各兩楹，通面闊4.7米，進深3.9米。東西看樓懸山頂三楹，灰脊板瓦。上下層皆施圓木柱。萬曆二十四年（1596）〈重修神農廟碑〉載「舞樓三間，卷棚、抱廈各一」。可知該廟山門舞樓至遲在萬曆年間已存。	
3	高平市北詩鎮中坪村二仙宮山門舞樓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創建，康熙二十二年（1683）、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	坐南面北，硬山頂三楹，一面觀。與兩側耳樓組合，中間低兩側高，耳樓屋頂砌風火山牆，屋頂均爲灰脊板瓦。臺上方形小抹角石柱，無柱礎。柱上置大小額枋。東西耳房各四楹。進深四椽。出山門舞樓下方門洞外，東西耳樓一層靠舞樓第一間辟爲東西偏門。廟內元至元五年（1339）〈大元國澤州高平縣舉義鄉話壁村翠屏山重修眞澤行宮之記〉碑刻已有。創蓋舞樓一座，三門三間」的記載，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重修二仙宮碑記〉又載「當其時，堂殿、三門、兩廡、舞樓之靡麗，前有二仙聖母，後有靈貺王之神」，此處所言「舞樓」當爲元時創建的舞樓，可見明萬曆年間該廟祭祀演劇仍在元舞樓上。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莊維修二仙廟碑記〉載「速將大殿補葺，戲樓三門相繼爲之重新」，此山門戲樓創建於何時？按古建築一般六十年一次修繕週期，山門戲樓當建於萬曆後期。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靈貺宮碑記〉載錄了山門舞樓最近的一次修繕。	2013年7月20日筆者實地調查
4	高平市北詩鎮郝莊村玉皇廟山門舞樓	明萬曆三十年（1602）創建，乾隆五十六年（1791）複修	坐南面北，懸山頂三間，三面觀。灰脊筒瓦蓋頂。臺上方形石柱，無柱礎。通面闊7.2米，其中明間2.7米。進深四椽4.5米，柱高3.1米，基高2.2米。耳房面闊4.8米，進深3.4米。院落東西寬10米，南北深19.5米。大明	2013年7月25日筆者實地調查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

			萬曆三十年〈澤州高平縣十七都平頭西里郝莊村爲重修文館之碑記〉載「聖仁殿過其門，本月十九吉日創立舞樓三間」。舞樓脊枋題曰「大清乾隆五十六年」。	
5	高平市侯莊村豐樂館（牛王廟）山門舞樓	明天啓元年（1621）創建，康熙五十一年（1712）創建	坐南朝北。懸山頂三楹。一面觀。通面闊8.72米，其中明間3.3米。進深4.65米。下層高2.7米。上層柱高2.7米。臺上方形抹角石柱。方蹬礎。柱上施大小額枋。臺上有同治、光緒舞臺題記若干條。兩側耳樓二層各三間。東西看樓各五間。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豐樂館碑記〉載「先修南面山門一座，上連舞樓三間，耳樓六間」。	2013年7月5日筆者實地調查
6	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道辦夏匠村精忠廟	明崇禎二年（1629）創修，同治五年（1866）重修	山門舞樓爲□代遺構，修建於□年。懸山頂，筒瓦灰脊。前檯面闊三間7.64米，明間3.03米，進深5.18米，基高2.53米，柱高3.07米。舞樓東西兩側各有耳房兩間，面闊3.35米，進深4.31米。看樓爲□代遺構，修建於□年。硬山頂，筒瓦灰脊。一進院內看樓，上部面闊三間6.94米，進深1.93米，柱高2.0米，下部面闊三間6.94米，進深1.93米，柱高1.69米。二進院內看樓，上部面闊三間6.27米，進深3.01米，柱高2.6米，下部面闊三間6.27米，進深3.01米，柱高2.44米。院東西10.76米，南北9.6米。存明崇禎三年〈創建舞樓碑記〉；同治五年（1866）〈重修舞樓碑記〉。	2014年7月30日筆者實地調查
7	壺關縣神郊村眞澤宮三連臺	明崇禎十一年（1638）創建，雍正五年（1872）、康熙、道光皆有修繕	山門舞樓三連臺位於一進院南端，坐南面北。中間一座山門舞樓規模較大，懸山頂三楹，屋頂灰脊筒瓦覆布。下層方形石柱，須彌座方凳礎。上層圓木柱，無柱礎。柱上施大小額枋，額枋兩端與柱頭兩側裝立式雀替，均有雕琢。柱頭科五踩雙昂，耍頭螞蚱頭。平身科各一攢，五踩雙	2013年12月5日、2014年8月14日筆者兩次實地調查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公開資料庫

			昂。進深六椽，七架梁通達前後。臺上後部有高約1米的後臺。通面闊10.3米，其中明間3.4米，通進深7.5米，其中前臺4.25米，臺高3.3米，柱高3.25米。西側山牆辟門洞與西側小山門舞樓聯通，東側隔離。兩側小山門舞樓，體格略小，下層皆辟有山門。懸山頂三楹，灰脊筒瓦蓋頂。通面闊7米，其中明間2.75米，進深4.85米，柱高2.08米，臺高3.3米。東西小山門舞樓兩側爲鐘鼓樓，當地亦稱之爲望河樓，三層，單簷歇山頂。其中二層辟爲戲房。東西二層看樓懸山頂各九間，屋頂灰脊筒瓦覆布。看樓通面闊25米，廊深1.2米。廟內崇禎十一年（1638）〈朝眞觀敕建重修山門碑記〉載「啓蓋樂樓，上加八尺，下按戲臺」；雍正五年（1872）〈重修三門牌樓碑記〉載「戲樓三門臺樓年深日久，風雨□壞，十□社首於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五年，積錢銀六載，重修功成完滿」；道光七年〈重修簪花樓臨河石梯碑記〉亦載「前院戲樓亦煥然一新」。	
8	高平市神農鎮故關村炎帝行宮戲樓	明崇禎十六年（1643）創修，光緒三十四年（1908）複建	坐南朝北。硬山頂。一面觀。灰脊板瓦。通面闊三楹7.8米，其中明間2.95米。通進深4.05米。基高1.49米。柱高2.87米。方形石柱，上施大小額枋。梁頭伸出作螞蚱頭。脊枋題曰「大清光緒三十四年創修戲樓三間……。」廟內崇禎十六年《創修演奇樓碑記》載「糾衆創修南樓三間以爲演奇地」；光緒三十四年（1908）〈重修演奇樓碑記〉載「重修樂樓三間，東南耳樓兩間，補修西南耳樓兩間。」兩側耳樓硬山頂三層各兩間，三層爲戲房。東西看樓硬山頂各三間。	2013年6月25日筆者實地調查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五）舞樓稱謂的雅俗分化

宋金元時期神廟中對祭祀演劇場所的稱謂多冠以「舞」字，曰「舞亭」、「舞樓」、「舞廳」、「舞庭」等。[132]明代對舞樓的稱呼在繼承先前稱謂的基礎上，多冠以「樂」字，曰「樂樓」、「樂庭」、「樂舞亭」、「樂舞樓」等，[133]但也出現奇特的兩極分化現象，一方是士大夫及官方對舞樓稱謂的雅化，冠之以極富情趣雅致的名號，曰「禮樂樓」、「水鏡臺」、「鳴玉樓」、「慶雲樓」、「演奇樓」等；[134]一方是廣大社眾對舞樓稱謂的俗化，勒石貞瑉於碑銘時亦顯得非常從容，直言「戲樓」、「戲臺」等，這都體現出明代社會意識形態中戲曲藝術地位的逐步提升，即人們戲曲觀念的更新。[135]可見，明代舞樓稱謂出現雅俗兩級分化，反映出不同階層對戲曲藝術的審美差異。

1. 士大夫及官方對舞樓稱謂的雅化

中國傳統戲曲一直因其體格卑微而難登大雅之堂，宋元之前雖有少數戲曲家承認戲曲的教化功能，但主流社會的士大夫官僚階層仍嗤之以鼻。直至入明之後，戲曲觀念才有了實質性轉變。一些有識之士，甚至包括王族成員紛紛加入到戲曲活動的行列，這對戲曲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車文明先生《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中認爲「入明以後，主流社會對戲曲的看法有了明顯轉變，從內閣大員到地方知縣，都有參與戲曲活動的實例。戲曲被納入

132 亦有少數稱之爲「獻樓」，如高平市河西鎮河西村三嵕廟北宋政和元年（1111）柱銘「獻樓」。

133 車文明先生統計明代70座戲臺名稱，其中「樂樓」34座，「樂亭」7座，「舞樓」13座，「舞庭（亭）」6座，其它叫「樂壇」、「樂臺」、「舞榭」者各一兩座，叫「戲臺」者3座，「戲樓」者2座。參見車文明：《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頁111。

134 澤州縣辛壁村成湯廟明弘治十四年（1501）〈創建禮樂樓記〉曰舞樓爲「禮樂樓」；太原晉祠舞樓名爲「水鏡臺」，臺徵集琉璃銘文曰：「萬曆元年（1573）六月吉製造」；介休洪山村源神廟明萬曆十九年（1591）〈新建源神廟記〉曰舞樓爲「鳴玉樓」；高平市王何村五龍宮山門舞樓門額題曰「慶雲樓」，落款「時天啓五年六月吉旦」；高平市神農鎮故關村炎帝行宮崇禎十六年（1643）〈創修演奇樓碑記〉曰舞樓爲「演奇樓」。

135 車文明：《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中指出「戲曲觀念是指人們對戲曲的總體看法。它主要關注戲曲的起源、本質、意義及功能等形而上的命題，而不涉及具體的創作、搬演、批評等技術性、理論性問題」，頁10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一代之文學』的行列，並被稱爲『正音』。教化說被進一步強化」。[136]體現於官方、士紳對神廟舞樓觀念的轉變，正統神廟對劇場的認可與推廣。陽城縣下交村成湯廟嘉靖十五年士人王玹所撰〈重修樂樓之記〉中言：「嘗稽諸《易》曰：『先王以享帝立廟。』又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廟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樂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廟祀神之由，樂樓所建之意也。」[137]爲神廟創建舞樓尋找到終極依據。而從舞樓命名的細節之處來看，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明代理學思想的高漲，促使其對正統的禮樂觀竭力爲民間祭祀禮儀中的演劇活動尋找合理依據，明代不少鄉村神廟劇場在士大夫們正統禮樂觀念的影響及滲透下步入「正規化」禮制軌道，如陽城縣下交村成湯廟嘉靖十五年士人王玹將其舞樓命名曰「樂樓」，澤州辛壁成湯廟弘治十四年（1501）命名舞樓爲「禮樂樓」，高平王何村五龍宮天啓五年（1625）舞樓曰「慶雲樓」，高平市故關村炎帝行宮舞樓曰「演奇樓」等，這些極富情趣的稱號，無不體現出士大夫們將戲曲視爲合乎禮樂傳統的理念，但從實質上看，卻只是以正統禮樂爲名，以戲曲俗性爲本。將神廟中祭禮所用的戲曲藝術文雅化、禮樂化，無不體現出明代士大夫階層對戲曲觀念的接納與正視，否則不會在舞樓稱號上費盡心思。

2. 廣大社衆對舞樓稱謂的俗化

士大夫階層對神廟演劇場所的極力提升、吹捧，是建立在其對神廟祭祀演劇活動的接納與正視的基礎之上的。而民間社衆對戲曲的由衷熱愛自樂舞戲曲藝術生成以來便始終如一。神廟演劇場所自宋以來多冠以「舞」、「樂」之名，這與中國傳統戲曲一直沒有過完整的界定有一定關係，[138]但主要原因在於鄉村神廟中勒石貞瑉時多由文人士大夫撰文，這些文人士夫接受儒家傳統禮制思想根深蒂固，故在爲神廟劇場命名之時，還要稍有講究，使其符合禮制規範。待到明中後期，隨著戲曲地位的提升，各階層均得以正視戲曲，一些鄉村神廟中在重修廟宇

136 車文明：《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頁107。

137 嘉靖十五年王玹〈重修樂樓之記〉，碑存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湯帝廟金舞樓內。

138 車文明先生認爲「與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和古代印度的《舞論》同時將戲劇定義文‘模仿’不同，中國古代的曲學家們很少關心‘戲曲是什麼’的問題，幾乎沒有人對戲曲作過類似完整的界定」，見《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頁107；趙山林先生認爲「戲劇、戲曲、戲文均可作爲古典戲曲的通稱」，見《中國戲劇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5-22。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勒石貞瑉之時，不再過多的避諱，而是直言以對，平日裡稱呼什麼，碑文裡便記錄什麼，顯得更加坦率，將演劇場所直呼「戲臺」、「戲樓」。如長子縣城關鎮崔府君廟舞樓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重修崔公廟記〉、壺關縣神北村眞澤宮崇禎十一年（1638）〈朝眞觀敕建重修山門碑記〉中直呼「戲臺」；高平市馬村鎮大周村湯王廟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湯王廟東廊並神廚記〉、武鄉縣南山神祠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修佛神殿記〉中直呼「戲樓」，平順縣北社鄉西青北村禹王廟明崇禎四年（1631）〈新修戲樓佈施碑記〉則將碑名直言「新修戲樓」。這種通俗化的稱呼方式，顯示了平民社衆戲曲觀念的本眞，更加突顯出戲曲藝術的俗性特徵，正如車文明先生所言「建戲臺多以‘戲樓’名之，在中國戲臺之名義演變史上具有重要的實證價值」。[139]

結語

對於北方明代神廟劇場實物及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與分析，不僅有利於證實明代北方民間演劇依然繁盛的眞實面貌，而且對神廟劇場的演進變革趨勢具有重要的實證意義。本文以專題性、區域性爲視角，在收集整理上黨地區明代神廟劇場實物及文獻史料的基礎上，分析概括出明代上黨神廟劇場「農村包圍城市」的分佈趨勢、金元舞樓遺風的延續、以及神廟劇場形制佈局的變革創新等若干特點。

縱觀中國神廟劇場演進的發展歷程，神廟劇場佈局上由緊鄰正殿到遠離正殿；結構上由簡易到繁複；形制上由四面觀到三面觀，再到一面觀；從簡易臺式到山門式舞樓；功能上由單一到多元，從演劇場所到觀劇場所，以及藝人臨時起居生活設施等；其佈局、形制逐步完善。而明代神廟劇場爲中國神廟劇場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部分舞樓上承金元舞樓單體式亭式建築風格，採用扒梁式結構，體現出明代神廟劇場建築的傳承性與保守性。多數舞樓採用殿堂式抬梁結構，且開始嘗試山門式舞樓、兩側戲房、看樓等組合形式的建築格局，開啓明清神廟劇場改革之風，體現出明代神廟劇場改革創新的一面。故明代神廟劇場在中國神廟劇場演進史上承前啓後的過渡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139 車文明：〈平順縣西青北村禹王廟明崇禎四年（1631）〈新修戲樓碑〉〉，收入馮俊傑：《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代上黨神廟劇場研究

王潞偉
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博士

明代神廟劇場爲中國神廟劇場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本文以專題性、區域性爲視角，在收集整理上黨地區明代神廟劇場實物及文獻史料的基礎上，分析概括出明代上黨神廟劇場「農村包圍城市」的分佈趨勢、金元舞樓遺風的延續、以及神廟劇場形制佈局的變革創新、明建清修之劇場的斷代困惑、「舞樓」稱謂的雅俗分化等若干特點。且著重探討了部分舞樓上承金元舞樓單體式亭式建築風格，採用扒梁式結構，體現出明代神廟劇場建築的傳承性與保守性。多數舞樓採用殿堂式抬梁結構，且開始嘗試山門式舞樓、兩側戲房、看樓等組合形式的建築格局，開啓明清神廟劇場改革之風，體現出明代神廟劇場改革創新的一面。

關鍵字：神廟劇場　明代劇場　戲臺　上黨　演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search on Shangdang Temple Theatre in the Ming Dynasty

Lu-wei WANG
PhD of the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Heritag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emple theatre of the Mi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emple Theatre.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hematic and regional; based on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the phys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pertaining to Ming dynasty temples in the Shangdang area, it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endencies of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yside surrounding the city' in terms of Ming dynasty Shangdang Temple Theatre.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egacy of Jin and Yuan dynasty theatre, innovations in the temple theater layout, as well as the dating confusion stemming from theatre sites that were 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rebuilt in the Qing dynasty; moreover, it treat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embodied in the term 'theatre' as it is applied differentially to high culture and folk culture. The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single type style of pavilion serving as the dance floor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using beam structure; and studies its inheritance and conservation in Ming dynasty Temple Theatre. Hall type post-and-lintel structure was adopted in most theaters. Eventually,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took up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a triple pylon style, a theatre space flanked by two wings, a building for the audience and other forms of building structure, to open up the reform of Ming and Qing Temple Theatre, reflecting the innovations of Temple Theater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Temple Theatre　Theatr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tage
Shangdang　Historic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王安祈：《明代傳奇之劇場及其藝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

王福才：〈陽城縣潤城村東嶽廟《潤城社新制神傘儀仗記》碑考述〉，《中華戲曲》第23輯，1999年3月，頁49-62。

_____：〈高平市炎帝陵及其行宮演奇樓考〉，《中華戲曲》第26輯，2002年4月，頁98-110。

王樹新：《高平金石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田同旭、李來虎：〈新發現的沁水元代戲臺遺址考察〉，《中華戲曲》第7輯，1988年12月，頁223-228。

白秀芹：〈沁水縣郭壁村府君廟及其戲臺考〉，《民俗曲藝》第107、108期，頁135-160。

沁縣史志辦公室編：《沁州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車文明：〈山西冶底村東嶽廟考述〉，收入《太行神廟及賽社演劇研究》，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0年。

_____：《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

_____：《中國神廟劇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

_____：《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_____：〈中國神廟劇場中的看亭〉，《戲曲研究》第87輯，2013年4月，頁151-160。

林荔、姚學甲：《鳳臺縣誌》乾隆版，晉城：晉城人民政府翻印，1983年。

延保全：〈陽城縣澤城村湯帝廟及賽社演劇題記考〉，《民俗曲藝》第107、108期，1997年5月，頁37-68。

_____：〈山西陽城縣北崦山白龍廟戲曲文物考論〉，《中華戲曲》第21輯，1998年5月，頁72-113。

胡煥庸、張善餘：《中國人口地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

段飛翔：《陽城縣古戲臺調查與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馬金花：《山西碑碣：續編》，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年。

曹飛：〈晉城東四義清震觀碑刻考述〉，《中華戲曲》第23輯，1999年3月，頁103-120。

____：《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

梁曉光：《沁州碑銘集》，太原：太原新華印刷廠，2003年。

張星社：《陽城商湯文化》，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年。

張淑渠、姚學瑛、姚學甲：《潞安府志》乾隆版，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

程大夏、李禦、李吉：《黎城縣誌》康熙版，收入《黎城縣誌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1996年。

馮俊傑：〈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祭考論〉，《民俗曲藝》第107、108期，1997年5月，頁3-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_____：〈略論明清時期的神廟山門舞樓〉，《文藝研究》2001年第4期，頁85-94

_____：《山西戲曲碑刻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_____：《戲劇與考古》，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

_____：《山西神廟劇場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_____：〈中國古戲臺的斷代問題〉，《戲劇》總第148期，2013年第2期，2013年4月，頁17-25。

寒聲、常之垣、栗守田、原雙喜：〈澤州三座宋金戲臺的調查〉，《中華戲曲》第4輯，1987年12月，頁106-111。

楊太康、曹占梅：《三晉戲曲文物考》，臺北：臺灣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6年。

楊太康、車文明：〈關於古戲臺考察和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華戲曲》第11輯，1991年12月，頁148-165。

趙山林：《中國戲劇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劉伯倫等：《下孔村志》，深圳：世界華人藝術出版社，2001年。

蔡敏：〈山西澤州縣大陽村湯帝廟及其賽社演劇考略〉，《中華戲曲》第43輯，2011年7月，頁124-140。

豫謙、楊篤：《長子縣誌》光緒版，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

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田野考察記錄

2014年8月8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沁水縣城關玉帝廟劇場
2014年8月8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陽城縣河北鎮下交村湯王廟劇場
2014年8月15日筆者實地考察山西省黎城縣城隍廟劇場
2014年5月1日筆者實地考察山西省沁水縣龍港鎮上木亭村城隍廟劇場
2013年2月12日、2014年8月14日筆者兩次實地調查山西省長治市潞安府城隍廟劇場
2008年7月16日、2014年8月7日筆者兩次實地調查山西省沁水縣郭壁村府君廟劇場
2013年11月9日筆者實地調查高平市王何村五龍廟劇場
2014年8月15日筆者實地考察山西省襄垣縣城隍廟劇場
2014年11月10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澤州縣東四義村清震觀劇場
2014年12月6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襄垣縣下良鎮下良村東嶽廟劇場
2014年8月8日筆者實地考察山西省沁水縣城隍廟劇場
2008年7曰16日實地調查平順縣北社鄉東河村九天聖母廟劇場
2008年7月14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澤州縣南村鎮冶底村（岱廟）東嶽廟劇場
2014年8月14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陵川縣潞城鎮郊底村白玉宮劇場
2010年7月1日、2014年8月9日筆者兩次實地調查山西省陽城縣町店鎮北崦山白龍廟劇場
2014年11月12日筆者實地考察山西省澤州縣大東溝鎮辛壁村成湯廟劇場
2014年7月30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道辦五門村玉皇廟劇場
2013年8月26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高平市寺莊鎮靖居村仙翁廟劇場
2014年5月1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澤州縣周村鎮東嶽廟劇場
2008年7月16日、2014年8月13日筆者兩次實地調查山西省壺關縣集店鄉集店村東嶽廟劇場
2014年7月29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道辦龐家疙塔村玉皇廟劇場
2014年3月5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屯留縣老爺山三嶐廟劇場
2013年8月27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高平市北詩鎮西韓村玉皇廟劇場
2013年7月16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澤州縣大陽鎮湯帝廟劇場
2015年11月3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陽城縣潤城鎮東嶽廟劇場
2013年8月24日筆者實地考察山西省高平市北詩鎮北詩村炎帝廟劇場
2013年7月20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高平市北詩鎮中坪村二仙宮劇場
2013年7月25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高平市北詩鎮郝莊村玉皇廟劇場
2013年7月23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高平市河西鎮南莊村玉皇廟劇場
2008年7月13日、2014年8月9日筆者兩次實地調查陽城縣固隆鄉澤城村湯王廟劇場
2014年7月26日筆者實地考察山西省澤州縣高都鎮高都村東嶽廟劇場遺址
2013年7月5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高平市侯莊村豐樂館（牛王廟）劇場
2014年7月30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街道辦夏匠村精忠廟劇場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2013年3月1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平順縣北社鄉西青北村禹王廟劇場

2013年12月5日、2014年8月14日筆者兩次實地調查山西省壺關縣樹掌鎮神郊村眞澤宮劇場

2013年6月25日筆者實地調查山西省高平市神農鎮故關村炎帝行宮劇場

*本文所引用碑刻文獻資料，皆通過實地考察傳拓拍照或參考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館藏碑刻拓片整理校對後引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